

浙沪禦侮記



御

遊覽
御小
海
記

初
珠
堪
署
檢

淞滬禦侮記序

淞滬禦侮記口卷吾友費君敬仲撰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九路軍及第五軍抗日之戰潮原紀實所繇作也夫以吾國內亂頻年蓋以匪亂饑疫水患胡忍言兵雖然自衛者人權神聖戰爭也甲午以還日挾其戰勝之威陵蔑我國往歲突侵遼瀋邊軍棄地如遺以入吾人之境莫余毒吾國人汗且喘走告華學子請願示威相隨屬中樞及吾和戰大計而天下自是如惑矣敵蹙日張而靡忌逆有古月續攻淞滬

之舉先是敵以四事要我市府請於中樞
正屈承矣而敵兵顧莫或稍戢我師赫然
奮起自衛戰之與蓋孫月吾如、挫敵歐
美咸相驚神武敵軍增援五十萬許不
能攫我孤寒之一隅而巨艦飛機坦克鐵
甲渚車以詔窳劣精利器械者我唯以血
肉搏之殺敵且以量計敵不獲逞而頻以講
誘我冀沮義師當是時國人隕身毀家
曾莫之恤而唯皇、以轉饟備物扶傷裹
創是謀覘國者肅焉知吾民之未易輕

而吾軍之長雄於世無難也精誠所出物
質為靈卅年積恥一朝而雪此其悲壯美
烈之績宜有人為之大書特記思以告天
下視萬世表忠立懦將令羣倫歌泣而為
之紙回感歎弗釋者則茲編之輯亦春秋
櫛杌音也抑聞古之史在官今之史在民出
於夷狄侵誅夏而我有捐軀衛國禦舊捍
患之賢出於其間而吾民亦若視為死生
患難之友休戚共之則古史之所闕殆而古
世文明智勇秉筆書之足以俟方來而吾

軫者雖往藉所侷張班傅甘宗岳陳巨科
之倫未或後之而軍民同境之寐乃獨卓越
於今紀斯亦史家之寵榮庶幾當世問而
興起歛而奈何遽以乏援班師傳也悲夫
楊庶堪叙于上海

國

社

族

此

仔

一

亡

等

孫

鐵

血

春

秋

熊克武

為挽回國命以犧
牲爭人格而流血

柏文蔚

明
恥
教
戰

但懋辛題

自敘

著者少壯贊戎幕。所與共事者。半學成日本士官學校者也。盛道彼國治軍之專精。士氣之奮發。及夫日俄戰爭中之武功。聞而憤且媿。歎吾國之泄沓弗振也。嗣游遼瀋三韓。目擊其軍容整齊。訓練精勤。而又熟知彼謀我之亟。用益悚然。以爲接此惡鄰。猶韓魏之于虎狼秦。吾終不得安枕矣。自入民國。內訌日烈。彼侵賊之計亦日毒。禍更迫眉睫。私所冀者。歐美諸強。或能牽制之耳。不圖歐戰終。向所稱強國者。半疲敝無力東顧。彼則以工商吸我磁貨。財用益饒。軍備益裕。當民十三。滇中楊耿光君。自彼陸軍大學還。爲備言其軍學軍械軍實之精且充。與其圖我之詭謀密計。中懷愈慄。慮國亡之無日。又接其駐滬武官陶村賜甯。則詆輕我諸路軍帥。若程不識之不值一錢。難憤其驕。亦更引以內媿。自時厥後。而張雨亭吳興權戕于彼。濟南無端爲所據。暴戾橫行。若入無人境。

以爲夙所聞。與所懷慄懼。至是胥驗。吾行爲奴于倭矣。去年春井研但怒剛君游日旋。所言謀我之狀。不殊曩聞。而獨謂其外摹文明。內實匱乏。窮氓咨怨。士吏飢餓。不出五年。必革命。革命亦必成。彼軍閥妄圖我。行自敝矣。聞而差慰。迨入夏萬寶山事作。彼侵略滿蒙策略昭然。著者在故都。接其人士。亦初不諱言。八月南來。嘗舉以告朋輩。尙多弗之信者。及九月十八而岬啓矣。南人頗致訾。東北軍之怯。著者則以素知彼軍精強。恆爲張學良辨護。且深虞以抵抗而致大挫。唯私乞蒼昊。速彼內爭。籍紓我禍耳。嗣更北上。吳江沈廣梅君。歸自黑龍江。謂馬占山實殺敵踰二千。又聞天津公安局長王君。率保安隊。擊斃叛匪幾三千人。皆彼軍官所指揮者。而其參戰之浪人亦與焉。氣誰爲之少振。然猶以小勝未可終恃也。及一二八滬戰作。彼大小兵艦五十餘艘。自吳淞口外。以至於浦江。環布棊列。日發巨礮。飛機百餘架。翱翔空中。周回乎淞滬蘇昆之間。擲彈無虛時。其陸軍則繼續至者。踰五師團。衆七萬餘。而佐以海軍陸戰隊五千。

人浪人預戰事者又數千。所用利器則鐵甲車百餘輛。坦克車數十輛。重砲野戰砲數百尊。甚至用及達母斯毒彈。假蘇州河北公共租界爲根據地。斯夕攻我。至今遂彌月矣。我十九路軍初以狐軍應敵。而彌月陣綫如故。且曾衝鋒入彼防地。奪其砲械以歸。彼來攻者。明進或暗襲。莫不迎頭痛擊。令其披靡狼狽而逃。斃其士兵幾二萬。俘其軍官多人。獲其器械無算。時擊墜其橫行之飛機。彼凡三易帥。今更代以善戰之大將北川。西人之作壁上觀者。莫不盛誇我軍之沈毅果敢。著者至是始恍然知物質之不可恃。而精神之不可侮。驕恣者之終必敗。而悲憤者之終必伸也。向所抱之深畏大懼。輒豁然以祛。復證諸往者德俄之事。知彼恃強憑陵。賊人以逞者。其強徵之士。無告之氓。已礪鋒以詞之矣。於是排比曩聞。爲日禍溯原記。復據所聞見。排日以紀戰事。更附以論議。匪曰著書。蓋往疑吾軍之不足制敵。必不止著者一人。其弗處滬上者。傳聞異詞。或不盡悉戰况。是書出。庶幾畏者釋其疑。居異地者。若目擊焉。由是而引申我

同仇之志。堅結我拒敵之心。振興我勇敢之氣。則斯書或不無微補云。且敢推一己之思慮經歷。以告讀者。往時之持不抵抗主義者。容或有其苦心危慮。未可並加以苛責。居今日而猶持不抵抗主義者。是則別有肺腑。不得不視爲國人之叛徒。他族之奴隸矣。若夫假抵抗爲口號。而暗行其媚敵計劃者。則心尤可誅。我四萬萬弗甘爲奴之國民。其何以處之。民國二十一年國軍禦侮彌月紀念日。著者自敘。

凡例

一是書紀載此次淞滬戰事。自一二八起。至二二八止。爲第一集。仍繼續編纂第二集。以饗國人。

一所記戰況。或爲本社社友親赴戰地實地觀察之所得。或輯自海上各報之確訊。更取證於軍事當局所發正式之戰報。一取翔實。非翦取報紙草率成書者比。

一箸者於廿三年前居奉天。適日之伊藤博文。經奉赴哈。與俄締攘我蒙滿密約。當彼將至。其總領事小池張造。照會我國。預備共同歡迎。我允其請。於南滿俄路公所。盛設待之。乃彼忽派憲兵多人來。先將我國旗撤去。時任交涉使者。爲韓國鈞。再四申辨。彼置不理。伊籐既至。我督撫迓之。彼閉目踞坐。驕恣自矜。且謂關東之地。由日本取諸俄人。以讓歸中國。中國不能自治。日本

行將收回云云。其出言無狀若此。故當日即深知彼族之蠻橫。遇其暴行。輒書諸日記。今日禍溯源記所載。特其大端。仍當另編日人暴行記發行。以堅我國人禦侮之志。

一 本社所收戰事影片。及有關於戰事之圖畫甚多。當於續集內陸續印登。

一 因國人同仇志切。爭欲先讀。故趕期出書。凡茲所記。罅一漏百。知所不免。若軍事當局。及目擊戰況。與身居戰區。或身受敵軍殘賊之同胞。凡有能正我差誤。廣我聞見之箸錄。切望從速賜寄。循以續編。勿任企禱。

一 前敵將士。効忠致果。殲身疆場。與夫義民俠士。因謀敵殉難者。本社當另編滬戰忠義錄。以揚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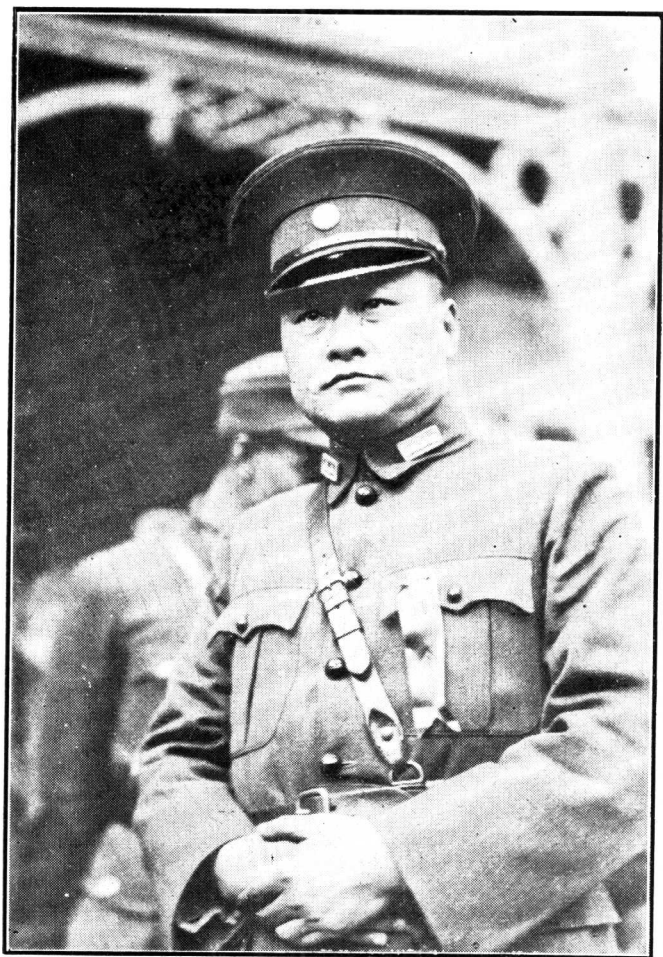
一 東北當局。能速出師。恢復失地。本社當另編關東驅寇記。沿海沿江各區。有能繼十九路軍而起者。本社亦當另為編紀。以張忠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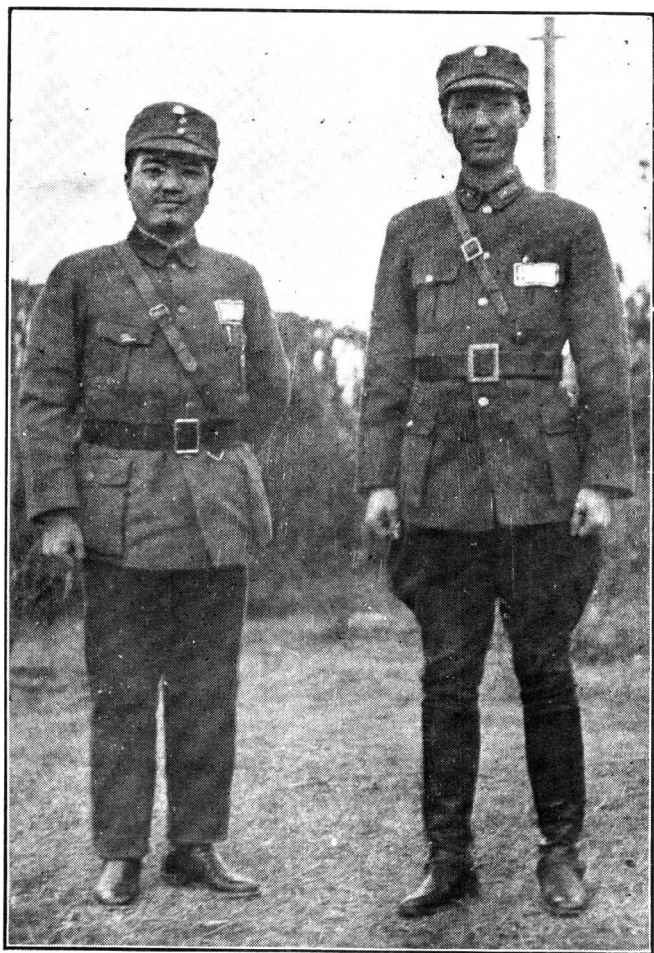
第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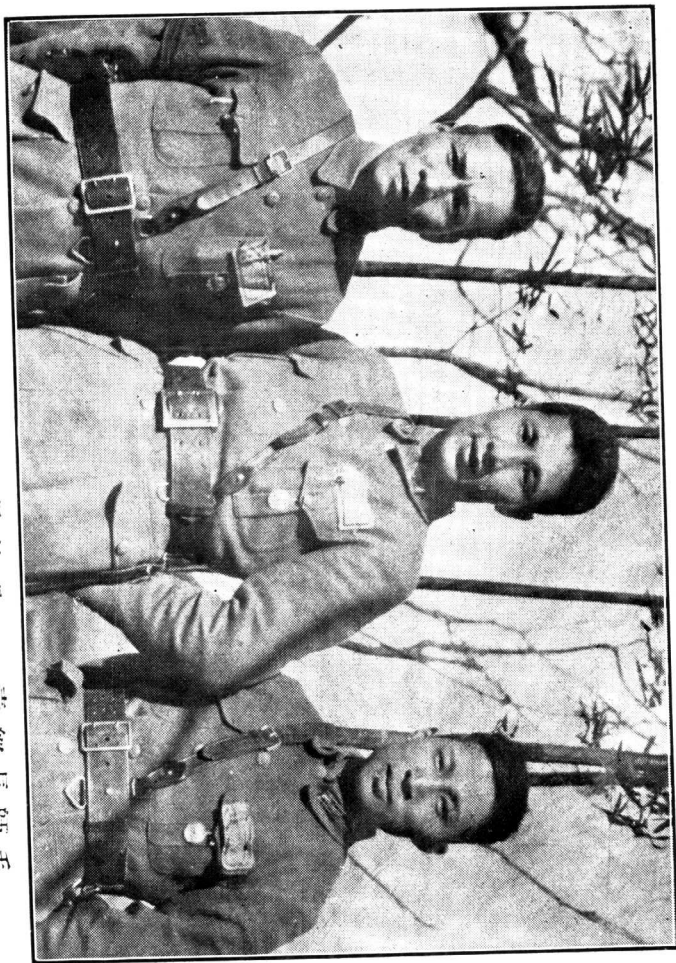
主戰拒敵之九十路軍軍長蔡廷楷



淞 滬 警 備 司 令 戴 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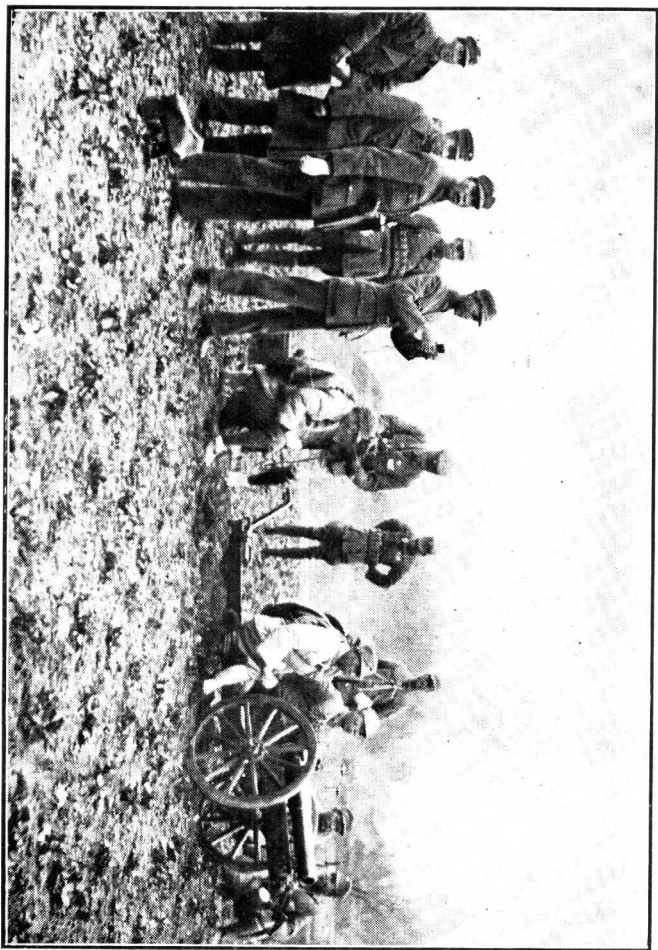
第七十八師長區壽年及參謀長李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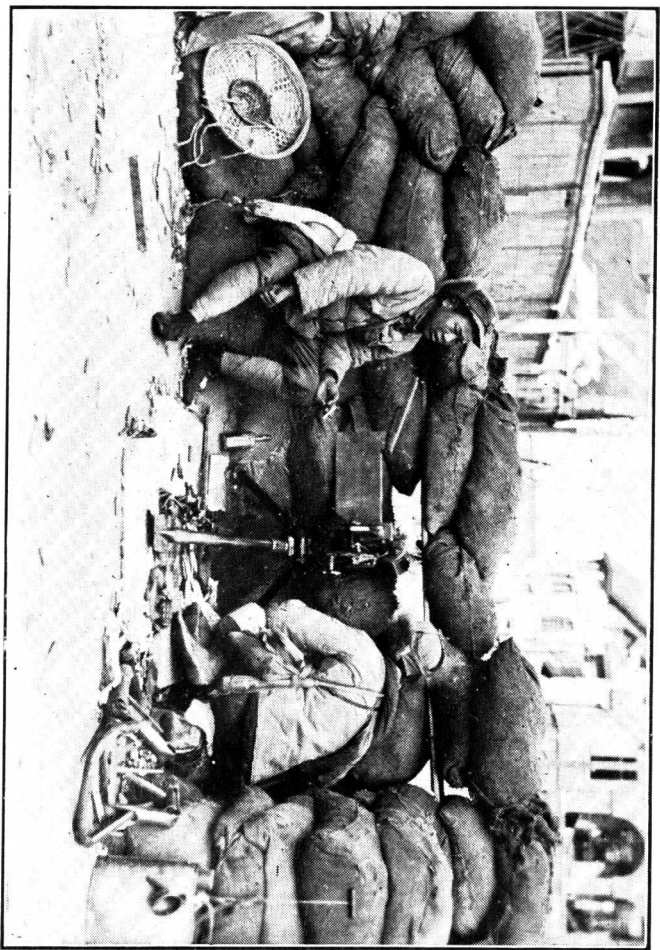
張參謀長君雙

翁旅長照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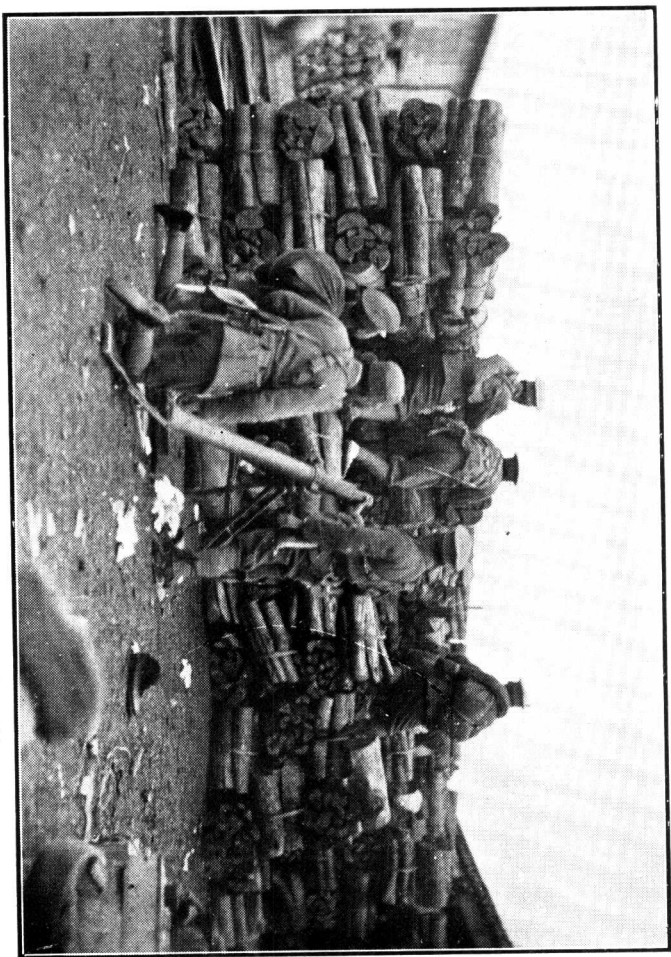
毛師長經壽



我軍砲戰之整備
持望遠鏡者蔡廷楷
左方譚啓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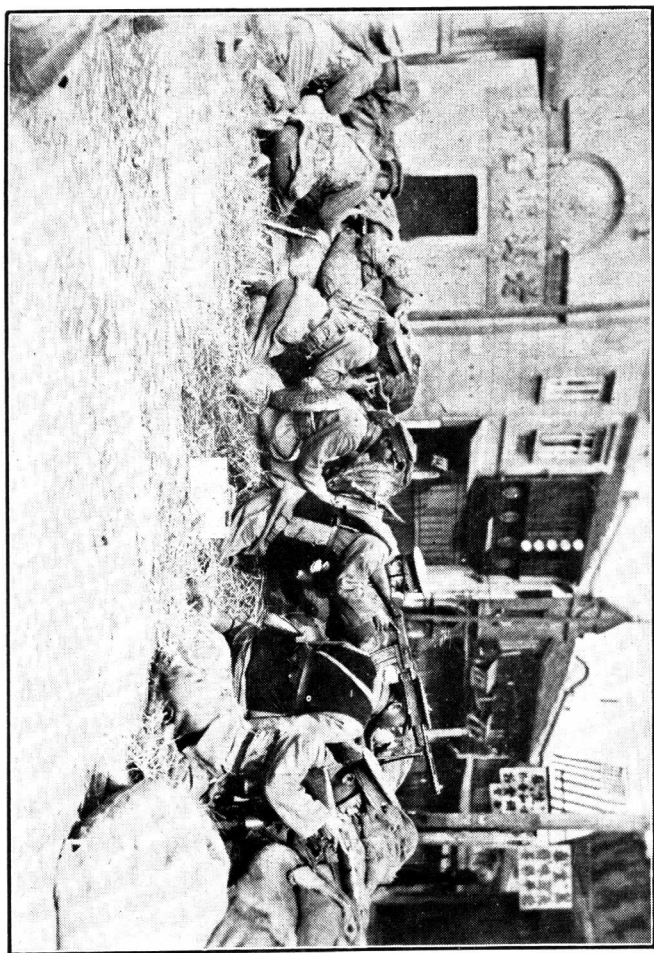


容內之綫防軍我路興永北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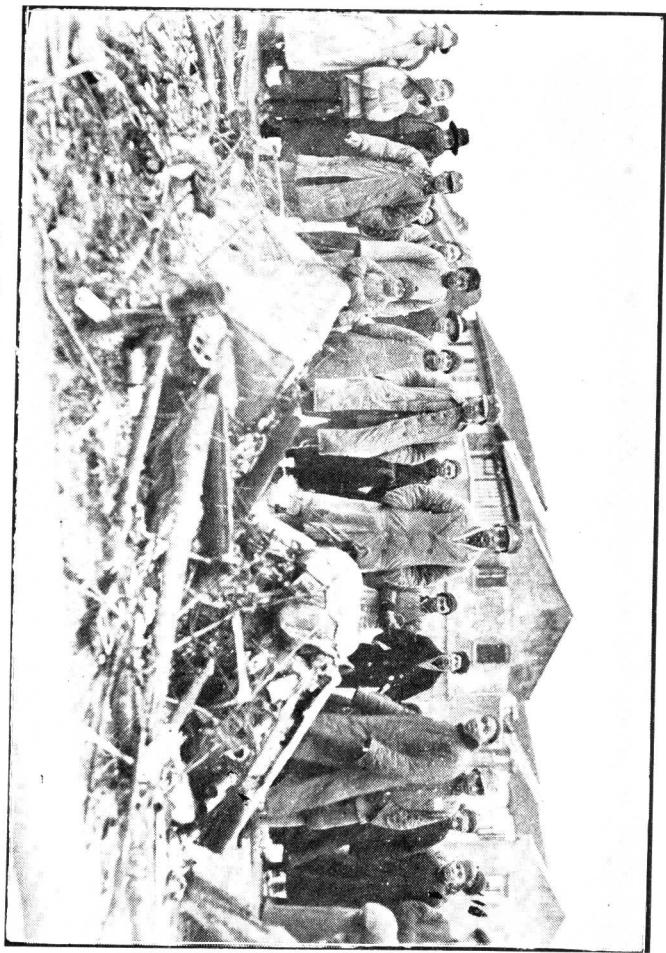


寶山一路我軍之防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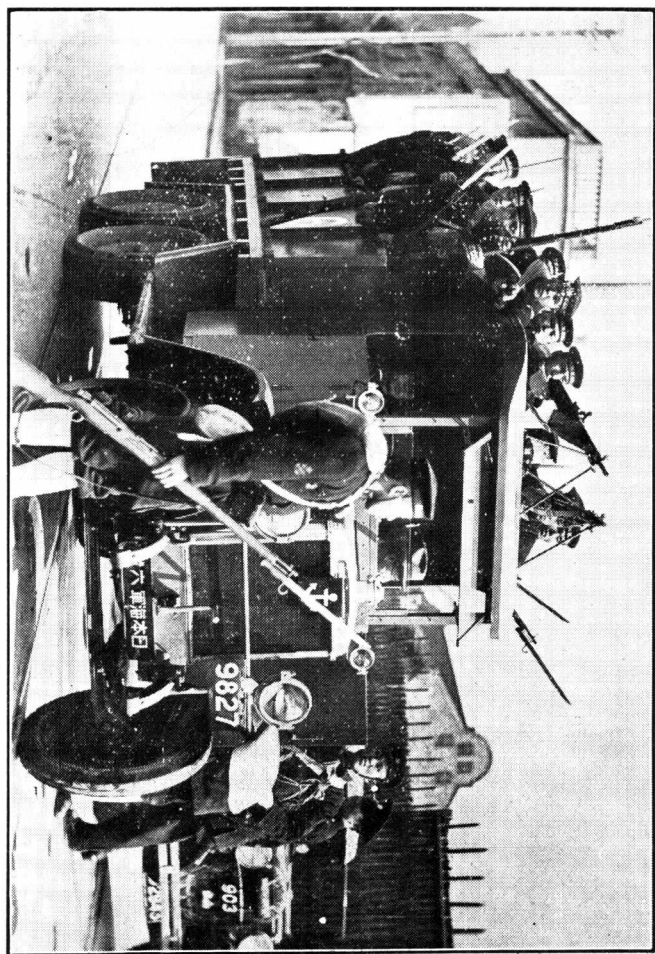
容內之綫防軍我帶一路通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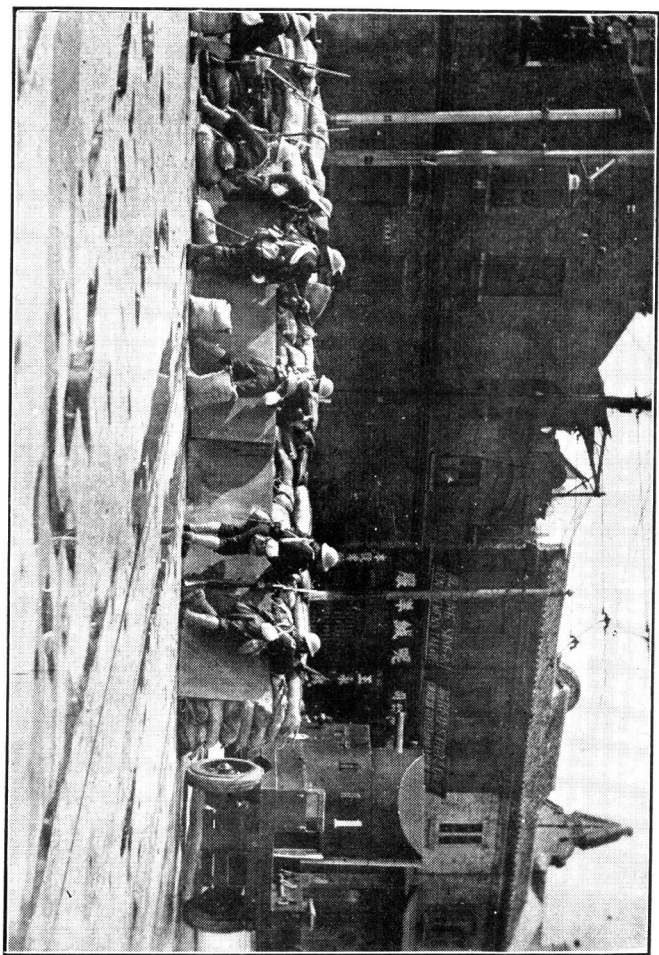


眞茹彼軍擊落之敵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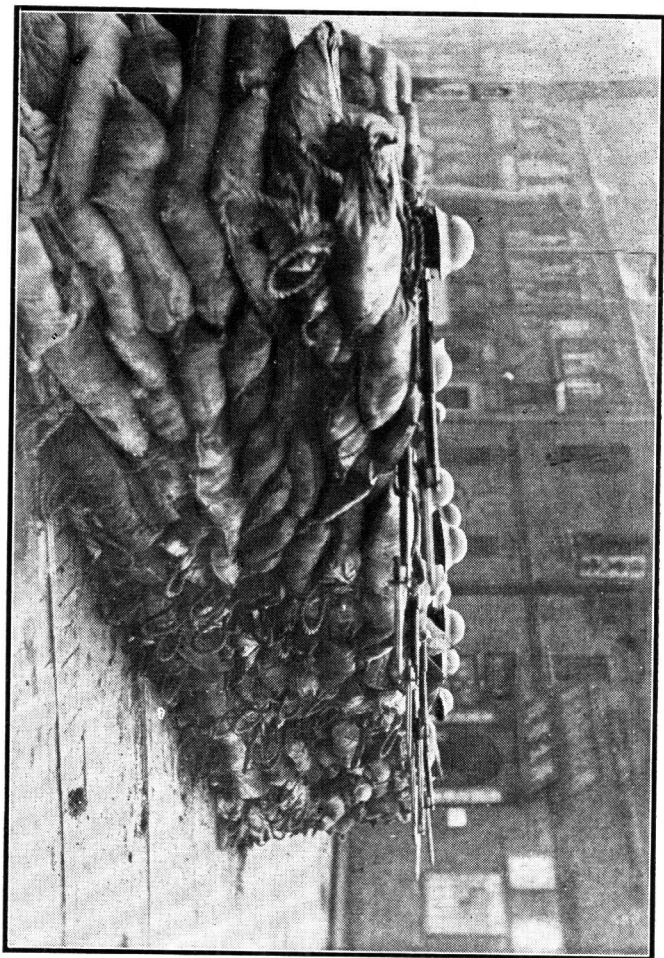
祝 狀 岸 登 隊 戰 陸 軍 海 之 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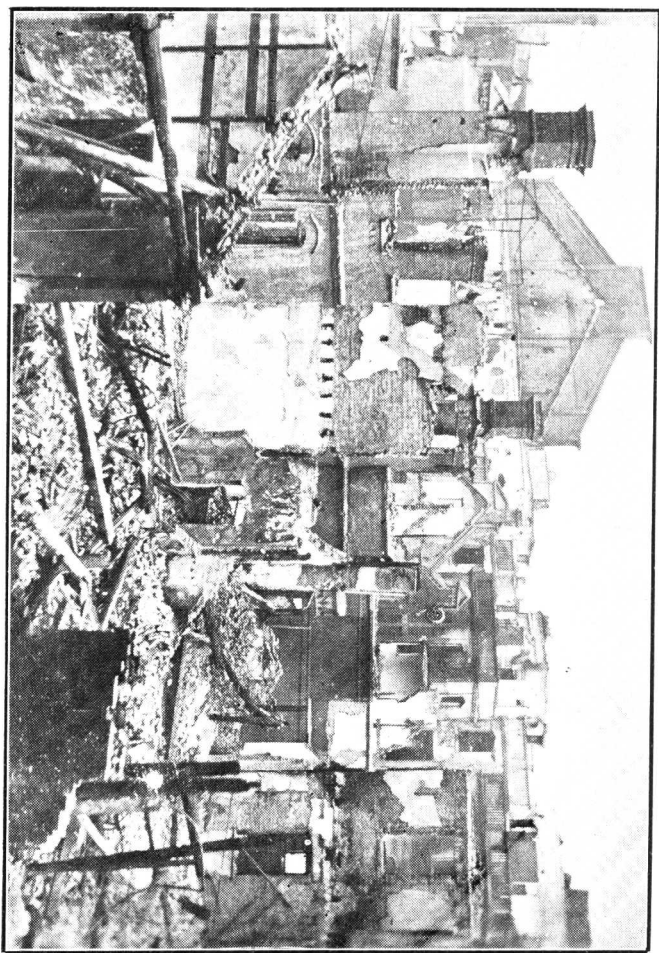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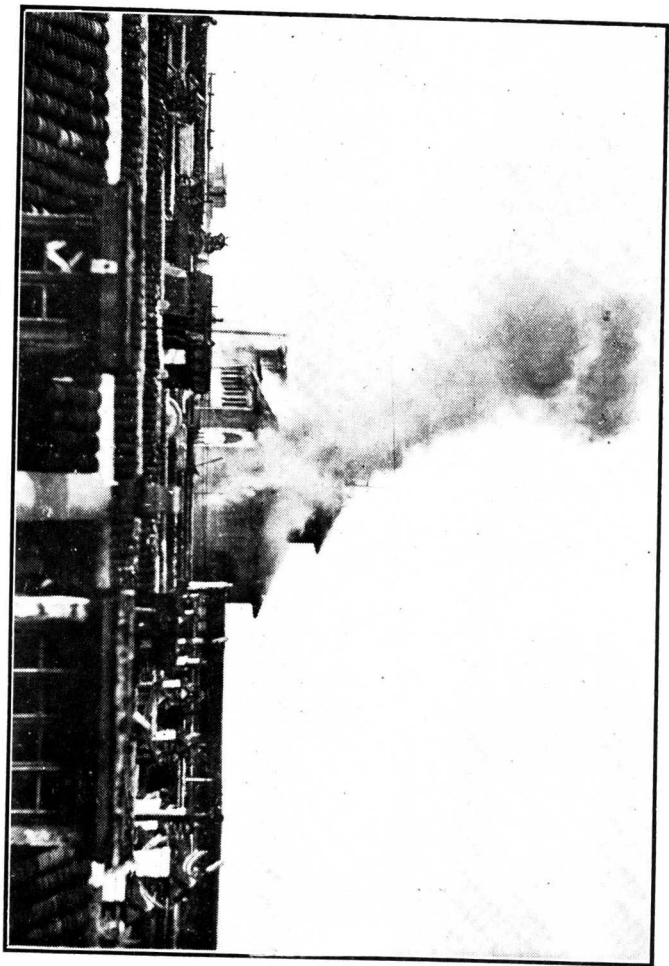
擊攻綏防北開我向路子靶老在軍敵

擊攻綏防我向路南河北在軍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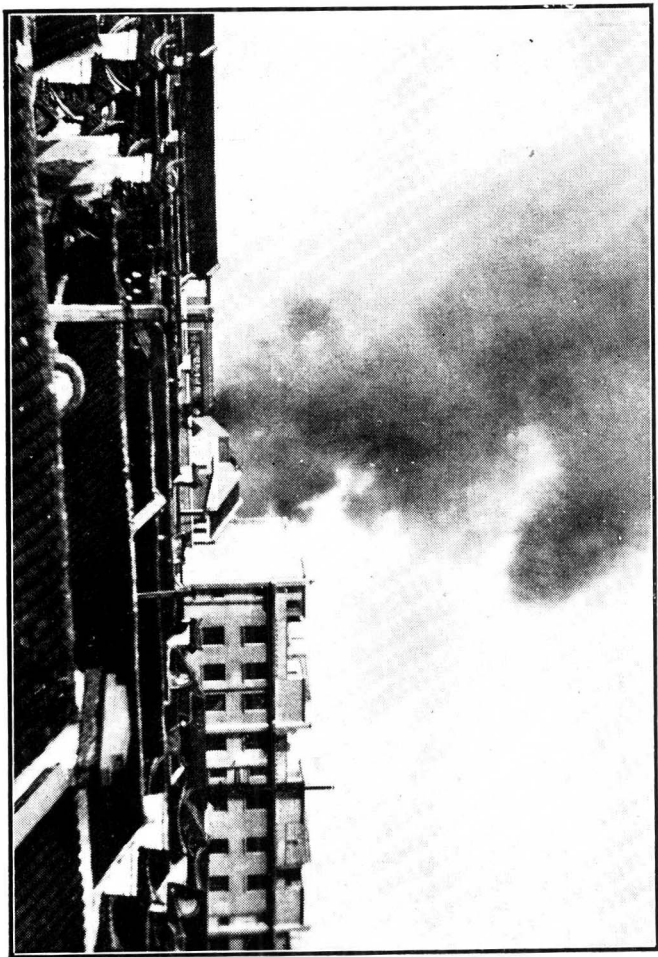


房民之毀擊軍敵被北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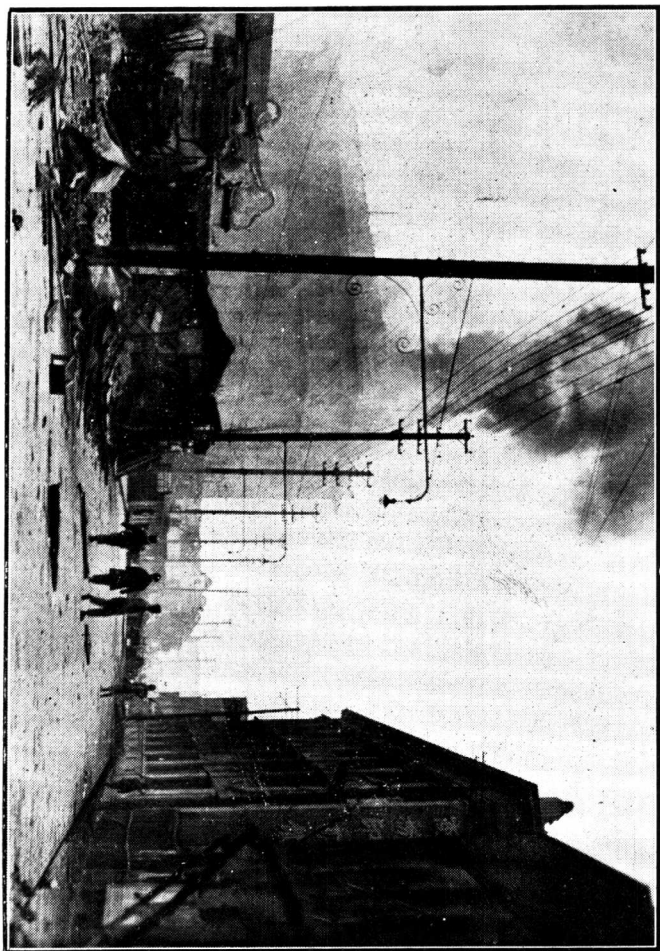


京滬總車站被焚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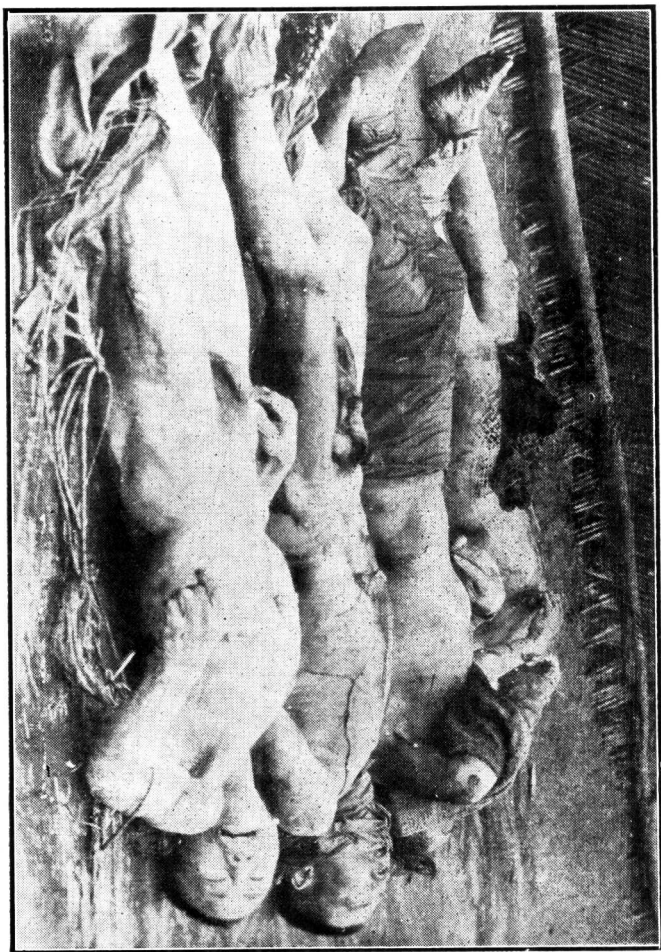
商 務 印 書 館 被 焚 之 情 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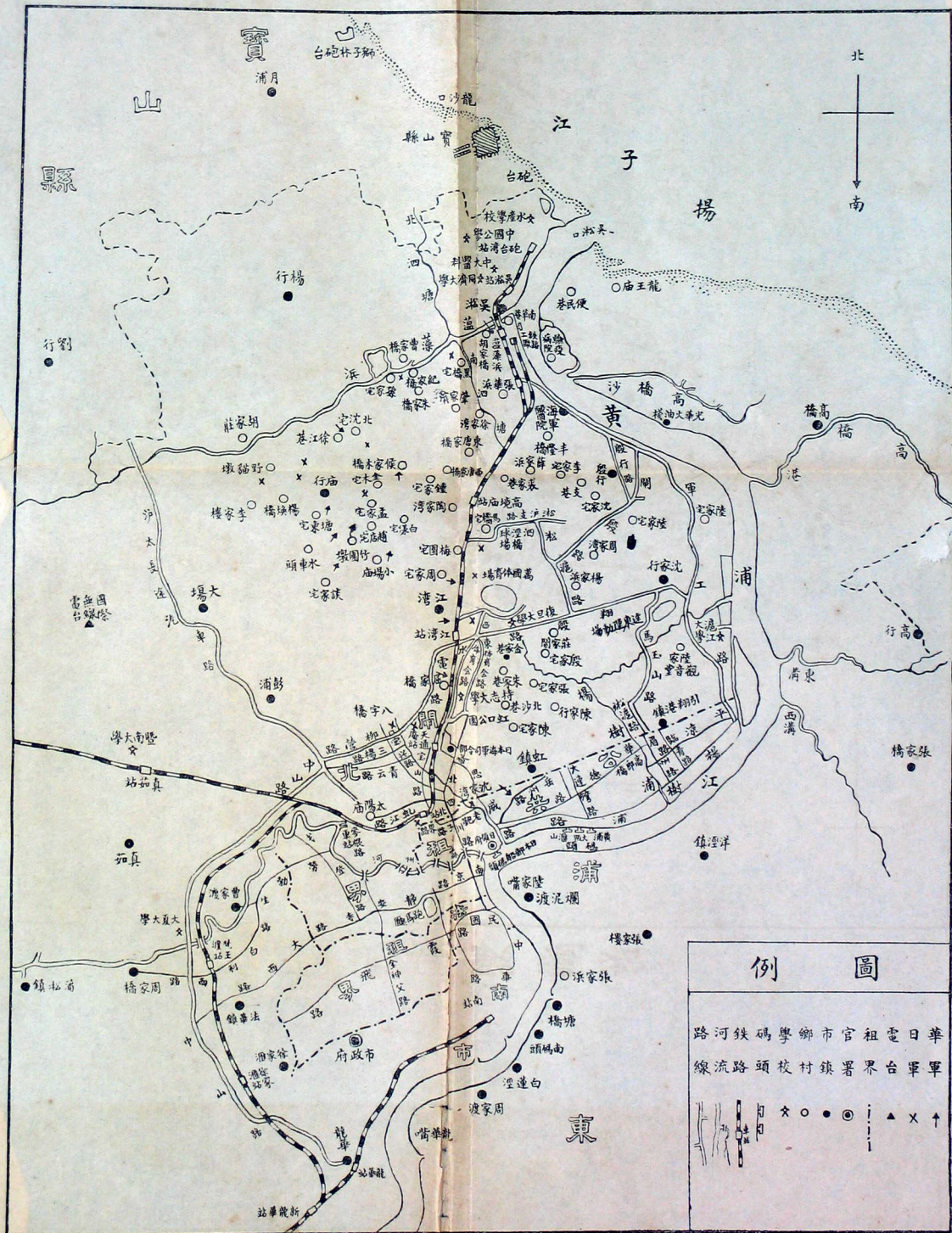
狀情之時燬焚館書圖方東



被敵軍慘殺之人民



圖地區戰滬淞



十九路軍全體軍官姓名表

總指揮部及六十師軍官姓名

總指揮	蔣光鼐	軍械處處長	吳揚善
軍長	蔡廷楷	軍醫處處長	沈鎮源
總參謀長兼參謀處長	趙一肩	軍醫處處長	馬覺凡
副官處長	吳典	軍法處處長	陳權
經理處長	葉少泉	工兵營營長	袁汝剛
副	黃和春	特務營營長	梁得標
六十師師長	沈光漢	一百十九旅旅長	劉占雄
副師長兼參謀長	李盛宗	主任參謀	劉應時
參謀處處長	陳心焱	第一團團長	黃茂樞
副官處處長	梁維綱	第二團團長	劉漢忠

第三團團長

黃廷

一百廿旅旅長

鄧志才

主任參謀

黃紹淹

第四團團長

楊昌璜

第五團團長

梁佐勳

第六團團長

華兆東

第一團

第一營營長

陳正倫

第二營營長

譚忠

第三營營長

張展鸞

第二團

第一營營長

陳生

第二營營長

谷香圃

第三營營長

陳次彬

第三團

第一營營長

李長

第二營營長

劉幹廷

第三營營長

周剛如

第四團

第一營營長

梁宏

第二營營長

關國安

第三營營長

鄒融

第五團

第一營營長

廖水鏞

第二營營長

湯毅生

第三營營長

梁鏡泉

第六團

第一營營長

李友尚

第二營營長

第三營營長

劉光

六十一師軍官姓名列后

師長

毛維壽

一二一旅長

張厲

副師長

張炎

主任參謀

溫少渠

參謀長

趙錦雯

第一團長

梁世驥

參謀處長

王衡

第一營長

朱炎暉

副官處長

馮策全

第二營長

王寶書

軍械處長

馬良驥

第三營長

古煊

軍需處長

余蔭蓀

第二團長

田與璋

軍醫處長

李懋振

第一營長

周克

軍法處長

王貽鏞

第二營長

吳永山

砲兵營長

馮紹甫

第三營長

施堯章

特務營長

丘清英

第三團長

廖起榮

淞滬禦侮記

十九路軍全體軍官姓名表

第一營長 劉樹福

第二營長 陳茂光

第二營長 劉松生

第三營長 吳國焜

第三營長 戴尉文

第六團長 鄭為楫

一二三旅長 張炎

第一營長 黃鎮中

主任參謀 鄧鄂

第二營長 孫蘭泉

第四團長 謝鼎新

第三營長 李榮熙

第一營長 丘世芬

教導團長 鄒敏夫

第二營長 邱冒弼

第一營長 彭孟濟

第三營長 吳康楠

第二營長 唐愷

第五團長 黃鎮

第三營長 李洪鈞

第一營長 羅立夫

七十八師軍官姓名列左

師長

區壽年

副師長

譚啓秀

參謀長

李 擴

參謀處長

王有德

副官處長

朱朝亨

軍械處長

王 大 文

軍需處長

黃裳元

軍醫處長

郭建民

軍法處長

劉宏道

特務營長

鄭昇棧

一五五旅長

黃 固

主任參謀

林少棠

一五六旅長

翁照垣

主任參謀

丘國珍

第一團長

雲應霖

第二團長

謝琮生

第三團長

楊富強

第四團長

鍾經瑞

第五團長

丁榮光

第六團長

張君嵩

第四團

第一營長

邱啓忻

第二營長

龔耀新

第三營長

梁 文

第一團

第一營長

雲昌材

第二營長

羅 益

第三營長

蘇守峯

第二團

第一營長

林卓新

第二營長 李金波

第一營長 熊彪

第三營長 黎冠雄

第二營長 黃康

第三團

第一營長 蘇營河

第六團

第二營長 李炎榮

第一營長 利長江

第三營長 馮岳

第二營長 吳康鎰

第五團

第三營長 吳履遜

原擬編纂各軍官小傳，以誌忠勇。因邇日前敵軍事倥傯，諸軍官歷略，尙未
蕪得。現正催取一迭編齊，當登於第二集中，以饗國人。

淞滬禦侮記目錄

名家題序

楊庶堪 孫科 熊克武
柏烈武 但懋辛

自序

凡例

圖畫 十八幅

詳細戰區圖

十九路軍全體軍官表

日禍溯源記

戰事日記 一二八起二二八止

雜記類 義勇衛國記 國民勞軍記 敵軍暴行記 國軍請纓記

論箸類 論敵軍破壞中立永遠危及外僑 論我能實行抵抗至半年以上敵方必發生內亂

否認中立區域論 論淞滬戰事爲變更友邦對我態度之良機

戰事拾零

後敘

淞滬禦侮記

日禍湖原記

前清光緒乙亥。日人以我台灣土番。戕其商民。致牒總理衙門。要求懲兇卹金。不待答復。卽派其軍官西鄉從道。率師入台。且以兵船游弋澎湖。聲勢甚張。適沈葆楨方督治船廠於福州。清廷命其率提督唐定奎等渡台。而以總兵孫開華率水師駐廈門禦之。時日軍在台者。以不悉地理。數爲土番所敗。又聞葆楨等主戰力。審甚。乃託英使爲轉圜。得撫銀五十萬。遂撤兵去。是役也。日兵歿於瘴厲。及爲土番所殺者。達千人。所獲卹金微甚。然猶自誇大捷。晉從道等爵。所謂商民被戕於土番。事旣渺茫。蓋欲假此以據台灣。非葆楨等備戰嚴。幾墜其術中。又四年而有滅我琉球之事。琉球世爲中國藩屬。朝貢冊封。等於朝鮮。且

遣其子弟肄業我國學。視安南緬邐。內附情尤親。至是日人突以兵犯其都城。執其君相。滅爲冲繩縣。清臣王先謙等請討日。而李鴻章畏事。謂水師不備。難越海遠征。竟置不問。彼蹙益熾矣。又三年。而有朝鮮內亂之事。先是西洋諸國。傳教通商於朝。朝人畏且忿。其朝臣有主親外者。王妃閔氏主之。有主排外者。王本生父李昰應主之。兩黨勢若水火。日人實操縱其間。陰濟昰應軍械。令攻圍王宮。復藉口保護僑民。出兵侵漢城。幸清提督吳長慶率師船先登。迨日軍至。朝亂已平。昰應亦爲長慶執。遂天津。無可啓衅。然猶縱兵焚掠。戕害朝之守土官吏始去。當時彼已變效西法。深慕英國殖民地多。垂涎朝鮮尤切。遂遣其重臣伊藤博文來與我議朝事。清廷任李鴻章主之。鴻章以望重貴倨。博文雖專使。不敢以敵體自居。執禮甚恭。鴻章悞以爲易與也。議約時頗不經意。及約定。則中有以擾朝鮮有事。中日派兵。須互相知照之語。實鴻章爲所紿。而鑄此大錯也。及甲午。彼窺我朝廷方急木工。務游觀。軍備內窳。乃陰煽朝鮮東

學黨爲亂。又以我駐朝委員袁世凱素嚴切。日以叛中國得自由。惑諸朝官。是年五月。東學黨得彼所濟械。遂作亂於漢城。亂作未旬日。彼已以重兵渡海。分踞朝境。其公使大鳥圭介。卽率兵圍王宮。逼朝王變法。清廷聞耗。亦遣葉志超率師赴之。時朝人頗悟彼之包藏禍心。亂黨多自解散。朝官半依世凱乞保護。清廷以亂平。照約勸其撤兵。彼不應。且日增軍。而以朝鮮非我屬國。須日本助其變法爲詞。清廷方令鴻章與議善後。而彼卽攻我駐軍於平壤。復擊燬我高陞商輪於渤海。七月朔。清廷乃下令宣戰。時軍帥多老耄。軍械尤窳敝。海軍以統將素侵饜自肥。士不用命。戰遂大北。遼之金復海蓋安東鳳凰盡失。海軍根據地之旅順威海。亦爲彼有。清派侍郎張蔭桓等往議和。彼驅之。乃命李鴻章往。備受譏侮。竟訂馬關之約。賠軍費二百兆兩。割讓遼東地。暨台灣全境。許於蘇杭重慶等處關租界。任朝鮮獨立。嗣以俄德法三國抗議。始刪去割讓遼東一條。而另索賠三千萬。是約也。我國利權疆土。損失既鉅。外侮日亟。俄德法

相繼責酬報。遂分割膠澳旅大廣灣以去。英人乘之。亦強租衛海。瓜分已兆。國人憤激。致釀庚子拳禍。賠償至四百五十兆。京師劃使館界。津沽不准設戍。駐兵國權喪失。甚於同時之土耳其。而實乙未日約所貽之害也。彼既得我償金。益築鐵路。開礦興工。財用日裕。更擴軍備。遽稱強國。亦實承我二百兆之賜也。然以俄人忌之切。干涉朝事。動受詰責。而俄益整備波羅地海艦隊。以窺東方。彼懼甚。乃漸見好於我。且廣結關東俠民之大力者。密布偵諜。以探俄事。又其國貧甚。人民習苦。且有所謂大和魂（和倭）一聲之轉。彼以倭非美稱。故易曰和。武士道之說。人以奮勇救國自任。故軍旅益振。甲辰日俄戰作。俄竟大敗。波羅地海艦隊全滅。攘我之遼東地盡失。以美人調解。罷戰締和。終畏俄強大。不敢索償金。僅得庫頁島瘠地一區。與南滿洲鐵路煤礦。與朝鮮爲彼保護國而已。然是役彼戰費踰三百兆。得不償失。則移而責報於我。奉吉實業交通之權。日事攘奪。既據撫順本溪煤礦。又築安奉鐵道。金州民田。並強佔之。立植

本公司於安東。護以兵輪。盡奪我鴨綠江木把之利。（土人稱販木者爲木把）故關東人有小鬼尤惡於大鼻子之謔。（小鬼指日。大鼻指俄。）吉林屬延吉。與朝鮮接壤。地沃饒。半未闢。戊申彼突以兵警侵入。分據和龍哈諸地。而籍口地乃韓屬。兼爲彼殖民地。盡逐我沿邊戍兵。清廷大震。命陳昭常吳祿貞治邊務。諭彼撤兵。事亘二年餘。不得要領。我所置官吏則逐之。軍警則拒之。民田則攘之。無旬日不生事者。祿貞固強鯁。事多爭持。而終無如彼何。卽當世所宣傳之間島交涉也。先是安奉鐵路。原約後如另築。當先商我國。得我同意。始得改良。至是彼領事小池張造。來約改良。我具十條覆之。扼要者。則改良不改軌。（時彼將改雙軌。便運軍旅也。）路警當由我派遣二條。彼得覆。謂我無誠意。不足與商。卽自由動工改軌。外人在我國境。違約自由行動。自此始。總督錫良大憤。力與爭。而彼已賄我外部尙書那桐。遂並延吉案解決。解決之方。則延吉任彼民耕墾。而彼撤兵。安奉路任其改軌。警權等並放棄。惟由我派一察查。

員更讓由長春至吉林鐵路建設權與彼。即吉長路。利權大喪。錫良以去就爭之。而那桐以延吉密邇長白。爲清發祥地。非日撤兵。則長白危。遂格不納。自是彼勢力兼達吉林之半。錫良乃密議借美款。開港築路。以圖補救。慮謀泄。則屬鄭孝胥等。與美人謀於天津。於是訂錦齊築路。錦州至齊齊哈爾。葫蘆島開港約。復爲那桐所泄。彼認獨力不足拒美。乃聯俄人。合詞抗議。我不得已。改錦齊爲錦愛。錦州至愛琿。彼無詞再拒。則益聯俄。是年九月。令伊藤博文至哈爾濱。晤俄戶部大臣議密約。所議則日助俄攘蒙古。俄助日營滿韓也。博文至濱江。甫下車。卽爲韓義士安重根擊斃。議竟不成。未幾民國成立。美人仍持開放滿洲門戶說。歐人亦有和之者。彼則令其策士。充我政府顧問者。日以帝制說煽袁世凱。又納我民黨諸人於其境內。勸之反袁。冀速我內爭。適歐戰作。德人已議歸青島。彼亟發兵攻而據之。以俄方戰德。力難東顧。遂思伸張於北滿。密遣軍官多人。偵察於黑龍江。彼國所稱黑龍團者是也。又出二十

一條件逼我承認。暗以助改君主誘袁氏。袁氏爲所給。允之。及帝制宣布。彼復有違言。再遣周自齊往議。則拒不納。更陽示好於民黨。許討袁軍居青島。然實以浪人監我軍。且肆掠焉。及袁死。安福黨人柄政。彼以參戰借款餌我。自民七以後。頻年內爭之費。皆挹注於此。吾民困於鋒鏑。彼則攫取權利以去。其留我之政治軍事顧問。日以助長南北爭峙爲事。及歐戰弭。聳於公議。不得不歸我青島。然猶多設難端以難我。因歐戰中我國以西貨貴且少。多用日貨。彼商獲利不資。又以販運軍實糧械得厚利。國暴富。人民日侈。泰物力漸不給。東京地震興復。耗財尤多。外強中乾。謀我愈亟。而我遼瀋當局。復自築鐵路。分段興工。彼政友會軍閥田中義一執政。自謂勛業當伍桂太郎。（日俄戰爭時內閣也）專以擾害我方爲務。上奏日皇。備陳侵略蒙滿之策。（其原奏人多知之。不贅載。）一方遣人游說於歐美。時張作霖開勸府北京。國民軍方北攻。彼公使忽乘夜入府。勸作霖還遼。作霖允之。翌日行。及至皇姑屯。我京奉綫與彼南滿綫

交錯處。突有藏彈炸裂。燬車四輛。作霖及黑督吳俊陞皆死之。彼軍乘此出發。時於城頭射擊。以我鎮靜。無隙可抵。始退去。作霖之死。人皆知出日人手。彼國報紙亦不諱言。田中遣代表來弔。並行我跪拜禮。以表悔愧。創國際所未有之殘賊行爲。騰笑世界。而彼不以為羞也。（近有鄂人某。信一瘋人之言。謂作霖爲其子學良所炸。四處傳說。似代日人辨誣者。其愚惑誠不可解。）既不獲逞於遼。乃移其鋒於山東。當國民軍至濟南時。忽謂彼僑民有被害者。即勒我退兵。而彼隨以陸軍一師團侵入濟城。殺害我官吏。截擊我兵士。我軍以奉政府戒。不敢還擊。彼遂據濟。日肆搜殺。我外交員蔡公時。致被其割去耳鼻。慘痛以死。其他淫掠暴行。多著於當時報紙。蓋其福田師皆鹿耳島人。以驍悍稱。若俄之哥薩克騎兵。實際上則非州之野人也。彼據濟數月。我處處避之。各國輿論亦多諷刺。不獲已。始撤兵去。不待宣戰。即以重兵據人都市。戕人官民。亦世界未有之事也。彼以遼魯兩發難。無所獲。乃益造僞言。遣辨士。以我已赤化。煽惑

諸友邦更以我國民黨執政將盡驅日僑於國外以聳動其國民專心一志以備大舉侵我而彼國所謂元老者見其國內社會黨人之多窮氓自殺者之衆軍隊之不可盡信（彼用徵兵制軍隊多智識階級故政府防之甚嚴平日一聯隊槍彈不及千粒而警察憲兵則得彈甚富其意可知）冀傾力對外以靖內潮自去年春始即昌言不諱旋假託韓人藉口萬寶山案焚殺我僑韓商民甚衆又以奉天懸案未結日致詰於張學良勢益岌岌矣我當局仍欲以外交手段解之不設兵備也頻遣人往述好意且易蔣作賓爲使以蔣固留日士官生也彼文治派亦厭其軍閥之專橫國內之虛耗故外交官胥欲開議撤兵適外傳作賓携有國府蘄和條件至彼彼軍閥慮歸外交解決則驢武之志莫逞遂於作賓至漢城之日即發難時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也首以砲兵攻我瀋陽北大營駐軍復遣步兵盡據商埠及城廂沒收軍警槍械拘禁守土文武諸官掠取公私財貨時其公使重光葵（彼先命佐分利貞男爲駐華公使佐

分利者。素主親中。嘗至南京。與我政府接洽。及歸。政友社人惡甚。陰購人暗殺之。而宣布爲自戕。乃代以重光葵。重光者。駐申領事。無重望。依軍閥作計者也。一尙與我磋商和平也。張學良方居北平。聞耗。電戒在瀋諸軍。勿抵抗。以軍中將領。多留學日本者。素見其軍備充實。訓練精整。以爲斷非吾軍所能敵。尤以無海軍。扼防爲慮。且欲沿濟南前法了之。並冀歐美諸國。折之以公論。而彼以我怯戰。益發兵據長春。侵北滿。又有土肥原者。彼軍閥中浪人也。爲奉將楊宇霆同學。素相善。傳其於作霖死後。密約輔宇霆統關東。無何。學良計誅宇霆。土肥卽聲言必倒學良。此次瀋亂。奔走號召爲最力。至是謂東三省唾手可得。當進侵津平。以逐學良。乃密至津。勾結奸人張璧。李濟春等。以日租界爲根據地。招集便衣隊作亂。亂旣作。彼乃牒致津當局。勒撤相近日界守軍。當局許諾撤兵。而守以保安隊。彼乘我兵退。仍糾便衣隊數來攻。皆爲保安隊擊卻之。當戰作時。日人明出指揮。且由租界頻發大砲助之。賴津公安局長王氏督隊防

守周密。始不得逞。同時彼又由瀋進兵新民錦州。勒我兵退入山海關。更遣隊西擾熱河。北擾黑龍江。其擾黑龍江者。爲馬占山迎擊。斃其衆二千餘。以援不至。始佯與搆和。彼遂盡據我關東三省地。強挾清遜帝溥儀去津。拘之旅順。議東三省及熱河內蒙獨立。由彼保護。師前侵朝鮮。故智也。是皆其陸軍軍閥所主。海軍軍閥羨之。欲踵行於東南。遂釀今日上海慘酷殘暴之戰禍。

箸者曰。外人游歷我內地者。須官府給護照。當乙亥彼僑民實無台灣道護照。所謂被戕於土番者。蓋虛搆之詞也。溯五十七年前。與我開衅之始。卽出於虛誣。則彼挾詐黷武。其所由來者久矣。迨其後自由改築安奉鐵道。則爲外人在我國境自由行動之始。以軍隊逐我官吏於和龍峪。則爲外人無故遣兵據我土地之始。至民十六之炸斃張作霖。強占濟南。殺害官吏。轟擊守軍。更創世界各國未有之局。橫暴欺僞。驕蠻野恣。唯非澳諸州野人。差足擬之。而彼自居世界一等富強文明國。曾不赧顏。歐美諸國。亦引彼爲文明強國之侶。不爲恥辱。

滄海遺傳記 目錄

是誠我輩頑固民族所深感不解者矣。

戰事日記

自日人肆毒濟南。吾民憤怒。時以排貨聞。政府徇彼公使之請。亦少少彈壓之。而風潮迄未止也。及萬寶山事作。彼兵復強據遼瀋。衆怒不復能遏。抵制日貨之聲。徧及國內。而上海實其樞紐地。滬商思想通關。憂國者衆。故排貨之風亦最烈。彼陸軍方侵略東北。海軍軍閥。遂以平南自任。當去夏。已令其中佐藤田者。來偵我長江流域。其潛滬尤久。浪人隨至者。數踰四百。頗與江北流氓棍徒之居申者相結。當津變作。卽思蠢動。以重光葵之諫而止。然軍閥燄高。又蔑視國聯之無能。遂決計發難。一面促重光於一月廿六晚。首塗赴華。一面遣第二艦隊。並載飛機多架來滬。佯令其領事以禁止排貨運動。停刊民國日報。解散諸義勇軍。取消抗日各會等四項。牒致滬市政府。限廿八下午六時圓滿答復。否則彼海軍卽自由行動。同時其駐南京領事。卽移

電台及重要文件於下關兵艦中。以示決絕。我滬市長吳鐵城。秉政府戒。不欲犯難。遂盡允所請。一日間諸排日會社。並封禁解散。民國日報。亦自停刊。於廿八下午二時前答彼。彼方表示滿意。退讓至此。方冀可以無事矣。孰意其海軍軍閥野心不戢。彼第一艦隊司令。突於是晚十一時。以公告致我當局。勒我盡撤守土軍隊。十二時即以陸戰隊於閘北開始攻擊。復組浪人爲便衣隊。以搜捕我住居租界虹口之商民。其飛機亦隨以炸彈分投滬北商埠及鐵道車站。於是慘烈之滬戰以啓。今特據戰地參觀之朋輩。居於閘北吳淞。躬被焚掠之人民所稱述。而參證以軍事當局所公布。海上各報所紀載。自廿八晚彼軍發難之時起。至今日止。排日記之。務求詳確。以慰我愛國同胞。復以警諸畏敵之文武官士。庶乎言者無罪。而聞者興起也。抑有鄭重爲讀此諸君告者。則著者與著者之友姚獨笑。顧小魯。于大快。楊祥麟四人。冒彈火。犯鋒鏑。躬至戰地。以觀我應敵士兵之忠勇。與彼軍之殘暴行動。至

今凡十有一次。幸托天祚。完軀以歸。乃得泚筆記此。議者當知其不同耳。食矣。

一月二十八夜及二十九日戰記

是夜十一時。彼海軍陸戰隊一小隊（約六十人）乘鐵甲車四輛。自北四川路司今部出發。佔領天通菴車站。（即淞滬站）我軍之防閘北者。仍靜守防綫。彼即以車站爲根據地。振隊向我攻擊。我軍始起應敵。彼來者以鐵甲車爲前鋒。翼以乘機器足踏車。攜手機關槍之兵士。猛攻我防地。我軍待其既近。始以機關槍掃射之。作戰約兩小時。敵漸不支。我取包圍勢。與之激戰。至廿九晨三時。敵軍全部覆沒。是役計奪獲其鐵甲車二。燬其鐵甲車一。得步槍百餘。機關槍五。我方應敵者。爲十九路軍第五團。憲兵第六團。機關槍隊。公安局之警士亦助戰。至四時。彼援車至。再來攻。仍被擊退。又死其士兵三十餘人。彼始力竭逸去。我當將天通菴車站奪回。時已晨六時矣。迨下午二時後。彼復以重兵

來攻。我軍以靜制動，必俟其深入，始行射擊。且時以手榴彈向之猛擊。且三時許，彼勢大絀，乃逃向租界北四川路。我軍不便進追，亦收隊息戰。彼所設於車站對面之軍司令部，亦爲我佔領。前後斃敵約二百餘人。我士兵死傷不滿二十人。爲開戰之第一次奇捷。此闡北戰況也。

同時彼以陸戰隊於十二時半向江灣進攻。我方應敵者爲七十八師第六團。初止步哨衝突，繼而正式接觸。敵軍衝鋒直進者四次，均爲我軍擊退。至翌晨四時，彼見我陣地鞏固，始撤兵去。聞亦燬其鐵甲車一，斃其兵士五十餘人。此江灣戰況也。

是夜十一時，敵艦大小十三艘，進攻三夾水。以大砲擊我要塞。我守軍初頗還擊，已而靜息不動。彼謂炮台兵已逃，遂開移近岸。迨其既近，我始開重砲擊之。敵遂避去。聞彼艦受傷損者凡二。此吳淞戰況也。

是日敵方飛機四十餘架，四處擲彈。被我高射砲擊落一架。在寶山路迤北。又

一機於攻擊滬甯車站時。低降拋彈。我一兵士以步槍射之。適中其貯炸彈箱。遂爆炸粉碎。

又敵方軍隊之外。助以浪人。均便衣臂纏一紅標記。挾有盒子砲炸彈。分路出擾。爲我軍擊斃。數亦不少云。

是役爲滬上作戰之始。亦卽海通以來。我國對敵大勝之第一日也。我軍無飛機助於空。無海軍助於江。不用鐵甲坦克車爲前鋒。而應戰十九小時。卒斃敵近千。佔領其司令部。擊落其飛機。燬壞其鐵車。歐戰中比利時初起拒德。有此勇概。而肉搏之烈。尙遜于我也。蓋自廿三以後。蔡廷鍇氏率衛士數人。周回於防守區域。其訓諭軍士。有不挑衅。不怕敵。不讓防之語。誨勉簡切真摯。聞士兵中多有聞而泣下者。宜其應敵之勇往無前矣。

一月三十日記

晨間二時。敵方以三中隊。由西寶興路穿入中興路來攻。兵頗精壯。或乘機器

足踏車。或步行。皆挾盒子砲。手機關槍。前一時彼領事方以電話致滬市長。謂雙方損失甚大。請停戰云云。又突乘隙進襲。我軍憤其欺詐。應敵尤勇。作戰約一時。敵向東退。我乘勝追擊。直至沈家灣菜場。彼援軍兩中隊適至。兩軍肉搏。鏖戰更烈。至晨五時。敵軍死傷枕籍。殘餘者。盡向租界逃去。我軍亦下令收隊。時已天明七時矣。是日日間戰况沈靜。迨下午五時。敵又從租界老靶子路衝出。復被我軍擊退。曾俘其兵士浪人二十餘名。

下午四時。敵軍一中隊。佔據東寶興路（鐵路迤東）印度教堂旁之啓秀女學。向我射擊。我七十八師部隊。望東進攻。包圍該女學。勸令繳械。彼仍頑強抵抗。始開砲轟擊。殄其全部。

又橫浜路之日商寶山玻璃廠。江灣持志學院舊址。均有日軍駐守。先後經我軍包圍繳械。共得其機關槍四架。步槍百餘支。駐昆山路虹口公園之日軍二百人。被我軍于上午十一時全部繳械。日兵俘送我司令部。

北四川路底公園靶子場附近之日陸戰隊司令部。是日下午五時。爲我軍開砲轟炸一大部分。

一月卅一日記

晨一時半。彼領事以電話致滬市長吳鐵城。謂彼軍節節退避。我軍節節追擊。請制止。吳答以礙難制止。隨提出日兵解除武裝。離申回國。並請英美滬領擔保其不再演挑畔行動。彼方尙未答復。突於晨七時。以飛機十七架。沿滬甯路綫翔駛擲彈。中有二架。飛至真茹。圖炸車站。飛度較低。被我軍以高射砲擊落。當飛機擾我之時。我滬市長被邀至英領署。與彼總領事司令談判。會議三小時。彼方條件太苛。不得要領而散。

下午五時。敵方飛機一隊（約四十架）自口外洋面飛來。窺伺我要塞。盤旋半小時。卽開向上海。是日陸地僅步哨槍聲。未正式接觸。

二月一日記

昨夜十二時。敵軍由租界衝出。自北河南路底寶山路口。猛烈有進攻。據有租界方面之瞭望台。及德隆煙廠高樓。架卅節式之水機關槍。猛射。又伏攜手機關槍之步兵於老靶子路北河南路轉角。我方憲兵第六團迫擊砲連。機關槍連。及特務營。適防守是綫。與之接觸。相距約百廿米。突相持四時。始將敵擊退。下午二時。彼又用機關槍隊。出老靶子路口。向我寶山路防軍猛烈射擊。亦被我軍擊退。本日因彼方仍要求停戰。故我軍並不追擊。止於其來攻時。相機應敵而已。

是日敵軍艦在南京下關發砲數十響。轟擊都市。在滬者則分遣浪人。於北新涇等處放槍。又上午七時。敵軍艦進口。約運來陸戰隊二千餘人。

二月二日記

下午二時。敵軍又在北河南山西兩路進攻。仍據租界之瞭望台。開放水機關及平射炮。我軍同時還擊。鏖戰猛烈。與昨相似。歷四時許。仍將其擊退。此兩日

敵皆以租界瞭望台爲攻擊根據地。我軍還擊異常困難。然卒各固防綫。阻敵不得逞。厥功偉矣。

又敵軍於下午三時。在北浙江路北口。開放機關槍多響。隨自退去。復有敵軍百人。乘卡車五輛。至新閘路烏鎮橋大。開鐵門衝入華界。經我軍以機關槍逼近射擊。始逃回租界。我軍未予追擊。

又下午一時。敵以飛機兩架。向閘北眞茹一帶。拋擲炸彈。轟我防綫。但彈皆拋入田內。無一命中。又於天通巷方面。以十二生的大砲擊我。我軍亦以大砲還擊。自下午二時半起。至五時始止。雙方無大勝負。

二月三日記

本日和乎談判。因彼方要求。我軍退出防地二十四英里。軍事當局。以讓防棄地。爲重大恥辱。不願接受。敵之陸軍。又新開到萬餘人。遂以陸海空軍。向我總攻。茲分記其戰況於右。

敵陸軍方面。于上午八時。開始進攻。戰綫在橫浜路寶興路靶子路福生路北河南路。初以陸軍約兩營。用鐵甲車六輛前導。攻我天通菴路駐軍。我軍沈著應敵。待其鐵甲車逼近。始以機關槍手溜彈擊之。敵軍死傷甚多。然前仆後起。仍進攻不已。我軍更用迫擊炮擊射。相持至六時之久。擊毀其鐵甲車二。斃其陸軍三百餘人。彼見我陣地鞏固。乃撤退去。又虬江路防綫。敵軍來攻時。因我軍均憑堅壘。知不得逞。僅用砲轟一時許。遂撤退。又寶興福生兩路。敵以步隊衝鋒。與我軍肉搏。然其奮勇捨命。遠遜我軍。均遭挫敗。其攻福生路者。爲我十路軍全數殲滅。又敵方見我軍利用散兵綫。彼亦襲而用之。今日諸路進攻時。並有五六人七八人一組的步隊。向我襲擊。然以跑步均不逮我軍便捷。且于屋角巷曲。往往遇我伏兵截擊。故都不得逞。且爲我擊斃。數達百餘人之多。此陸路戰況也。

敵海軍方面。於正午十二時。以燬滅艦三艘。自黃浦駛吳淞。先用機關槍射擊。

繼連放巨砲。攻我砲台。又有飛機在上。爲之指示目標。幸我守軍奮力還擊。砲台雖有一部分受彈損壞。然大體無傷。且於下午二時。擊沈其一艦。截至晚間。敵艦隊兵士終無一人登岸者。被擊沈者。係一新造之巡洋艦。又有兩驅逐艇亦帶傷。此海軍戰況也。（彼方致函美領。謂于下午二時。海軍開始在吳淞攻擊。乃先兩時已開砲。其蔑棄國際信約。有如此者。）

敵飛機隊之在滬作戰偵查者。原共四十六架。前數日先後被我擊燬四架。至是又到二十餘架。本日上午十時。以機十五架。拋擲炸彈。琉璜彈於閘北。經我以高射炮射之。始退去。旋又有六架飛來。仍爲我射擊。迫令離去。其在吳淞者。則有十二架。迴翔於砲台上。隨時擲彈。雖經我軍擊退。但所拋炸彈過多。我方亦有相當損失也。此空軍戰況也。

今日之戰。敵方猛進。尤過於廿九日。終被我軍以堅忍拚死。沈靜從容勝之。唯繼續激戰。幾二十小時。我兵士之受傷者。數亦不少云。

又聞敵以便衣隊分擾瀏河川沙。但官方無確訊。唯時報載有是說。

二月四日記

敵方於晨五時開始以大砲向我轟擊。繼續不斷。達十二小時。平均每兩分鐘開砲一響。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射擊尤烈。我方亦還擊。但必瞄準始放。故不知彼砲之密。十二時半。我軍一面與敵砲戰。一面以鐵甲車載步兵越淞滬鐵路衝鋒。將六三花園之敵方前衛軍百餘人。包圍殄滅。其在顧家宅寶山路進窺之敵軍。衝鋒四次。均被軍擊退。又攻滬寧車站之敵方鐵甲車。爲我奪獲二輛。入夜始停戰。至十二時。敵又乘陰暗來攻。機關槍尤密。是日戰事。我軍奪得軍用品尤多。但不悉其實數。故難詳記。

又敵以開北進攻棘手。擬改由滬西斷我後路。遂以十卡車運陸戰隊一營。〔彼一大隊〕向曹家渡及周家橋渡進。圖佔據該地。早經十九路軍探悉。已派軍前往扼防。嗣以英美軍官勸告。而彼又見我設備甚嚴。乃向東退去。

(附記)先是英美軍隊陸續開到。無相當住所。有美教士代向哈同洋行賃屋。該行華經理姬覺彌君。告以英美軍之來。特以保租界安寧也。而連日麥根路曹家渡等處。本非戰區。時有日兵往來。是反以破壞安寧矣。若當局能予以制止。本行雖讓屋住兵亦可。何有於租賃。經教士告諸美領。果以嚴詞阻止。是後滬西獲保安寧。皆基於此。否則曹家渡一帶多彼工廠。藉以住兵。其破壞固不堪涉想。而由此分我兵力。戰事上尤有至大影響也。

敵海軍方面。派驅逐艦六艘。以二十三號艦領之。下午一時。向我砲台猛擊。約一小時。未得逞。敵艦續又開到十艘。大舉進攻。並以飛機十餘架助之。擲彈我方。亦以重砲還擊。至晚八時始止。中間曾以陸戰隊登岸。被我伏軍與守台巡兵包圍。據官方消息。又毀其兩艦。殲其登岸陸戰隊約千人。擊落飛機一架。獲得槍械無算。

又以華裝兵士多人。混入真茹。希圖毀我國際無線電台。我方預得消息。防範

甚嚴。無隙可乘。彼始潛逃去。

二月五日記

晨六時半。敵軍乘曉霧彌漫之際。向寶山路南口。及西橫浜橋間之八字橋青雲橋兩路進攻。同時沿北四川路東寶興虬江各路。亦分隊來襲。沿柳營路顧家宅前小河前進。作大包圍勢。且以重砲掩護進攻。純用機槍密擊。但我兵仍各守防綫。略不驚慌。抱定敵來迎擊。敵退休息之旨。任彼衝突。至下午二時後。撲攻雖猛。但其精力已疲。我軍始出濠振隊邀戰。當擊斃敵兵五六百。奪獲鐵甲車一輛。其在江灣方面者。以重砲攻我。我亦以重砲應之。互擊多時。彼軍氣餒。紛紛南退。

同時敵方復以砲攻吳淞要塞。民房有被燬者。砲台以守禦得法。彼陸戰隊不能登岸。約時許即停戰。

上午九時。敵飛機十一架。飛抵真茹。以八機在車站及暨南大學擲彈。以三機

在無線電台擲彈。經我電台守軍。以高射砲擊落一架。同時我方飛機七架。皆升空應戰。敵機不支。向東逸去。有二機被我方壓迫下地。在南翔墜落。在眞茹擊下者。機師三人。均腹部穿裂死。（查得一爲海軍大尉矢部讓。一爲中尉加賀。一爲曹長加藤。）

此雙方空軍作戰之第一日。勝利仍在我方。彼日日新聞。歸咎天氣不佳。然敵我同在一天之下。何我獨蒙天佑耶。彼方矯飾。可想見矣。又有敵便衣隊約二十人。持手槍炸彈。圖擾曹家渡。經我軍擊斃一人。（聞係向居虹口浪人首領橋尾也。）傷五六人。餘衆逸去。聞此舉非其軍事當局之意。

二月六日記

晨八時敵方大舉進攻。其目的地爲橫浜柳營兩路間之八字橋。以其爲北面交通要道也。初以驍悍百餘人。攜氣壓機槍。手提機槍。向我猛撲。我軍佯退誘敵。彼方大隊隨至。密集橋側。我方突從左右濠內奔上。槍砲並施。敵軍逃避不

及擊斃約二百人。並有帶傷斃於中途者。又兩時許。敵方援軍至。又集合來攻。但銳氣已挫。經我軍以機槍掃擊。斃十餘人。彼即移軍東南去。戰事遂止。擊斃敵兵。均藍呢制服。白脚套。同時又以一中隊攻公興橋。我守軍連排司務長三人。奮身應敵。兵士隨之。斃敵約十人。餘均退卻。

經連日之戰。寶山玻璃廠及六三花園等處。向爲敵軍砲兵根據地。現已一無敵蹤。我方大隊進展。已越過橫浜路矣。

上午十時。敵機六架。經三板廠新橋。繞向我軍後防。拋擲炸彈。被我擊退。十二時後。又有兩機。自租界中虹橋飛向華界共和新路。擲彈。自此後逐漸增多。旋繞空際。至四時後。增至十二架。所擲彈未炸者較多。

敵方以屢挫。且兵士雲集。鹽澤不勝統率。易以野村。但聞其陸軍中頗有怨言。或謂乃警便衣隊引導失向者。聞彼方擬撤去便衣隊云。

本日吳淞無戰事。據外報所載。敵方待援甚切。

二月七日記

晨二時許。敵軍三路衝鋒。向八字橋天通路兩處進攻。其攻八字橋者。張左右翼。以鐵甲車坦克車掩護步兵來撲。我軍以大砲抵禦。而以手溜彈向其步隊猛擲。彼軍不支。退去。及下午二時。及五時半。又兩次進攻。我仍靜伺接近。始以機槍手溜彈襲之。先後斃敵數百。我兵死傷不多。敵砲彈多重至百二十鎊者。擊斃民房。彌望皆是。又其午後來攻時。均有飛機在空中助戰。向我陣綫擲彈百餘次。多半落空地上。亦有數次射入陣中。我兵士傷亡約二十餘人。計敵三次進攻。被我擊斃近千人云。

正午十二時。敵騎兵兩中隊。由租界虹口出發。向體育會路江灣路我方陣地衝突。我軍均伏處戰壕。待敵騎將入陣綫。突以製備之軟竹圓篋數百隻。就地滾去。馬或滑跌。或將足套入篋內。不能拔出。一時咆哮騰躍。我軍乘勢以機槍掃射。敵兵死過半。戰馬受傷者尤多。

上兩地皆新來之正式陸軍也。接觸之初，勢甚猛烈，步法較海軍陸戰隊強健，然專務衝突，我軍以沈靜從容待之，終不克逞，再接三接，其氣大餒，倉皇奔退之狀，仍與陸戰隊不殊。

野村接任司令後，以前攻吳淞，均遭失敗，遂以新到陸軍兩團，並陸戰隊一團，組合大舉，限二十四小時攻下吳淞要塞。本晨十時，有敵艦十艘，由白龍港開至吳淞，同時飛機十餘架，向我陣地偵察，艦隊隨即開砲，陸軍則由糧米站軍工路來攻，陸戰隊則進攻蘊藻浜，以圖牽制，而泊于張華浜東面浦江中之軍艦，亦發砲相擊，三路並攻，聲勢極壯，其飛機且於空中散下無文理不可解之傳單多張，陸軍更以坦克車猛衝，時我駐張華者，爲十九路軍翁照垣旅，夙已預備嚴整，卽在裏揚旗防綫內，迎頭痛擊，先將其衝鋒擊退，越一小時，敵復來攻，艦隊開砲，飛機擲彈助之，並有裝置機槍之足踏車二十輛，翼以攻我，我兵拚死應敵，雖有傷亡，曾不少懈，每一次必被斃敵多人，翁氏躬臨前敵，隨機指

縱。故士氣百倍。而敵軍亦終不得踰張華濱一步。又彼驅逐艦二。由高橋沙用鐵殼駁船。渡至糧米馬頭。陸戰隊全數登岸。會同鐵甲車。進攻蘊藻浜車站。經要塞譚司令指揮應敵。戰綫在蘊藻浜車站西揚旗甘家橋軍工程糧米站一帶。槍砲對擊。尙非劇戰。迨下午一時。半敵艦續到三。艘開砲助戰。戰遂烈。彼此均有傷亡。但我軍始終固守陣綫。又蘊藻大橋及鐵路橋。均被我方炸斷。敵軍至是以六卞車運工兵一中隊來修。亦經我軍擊退。是日爲彼新到陸軍作戰之始。攻擊地點。以吳淞爲最猛。然我軍沈靜果勇。終於無隙可乘。夜間遂停戰。野村所限攻下吳淞要塞之命令。亦完全不發生效力。

二月八日記

上午八時。敵軍千五百人。開至江灣屈家橋附近。藉爲根據地。將由此窺江灣。佔大場。則開北後路。爲彼所有。更可接應進攻吳淞之敵軍。先以野戰砲轟擊。仍有飛機八架。擲彈助戰。我軍佯退。彼卽開始衝鋒。導以鐵甲車六輛。步隊繼

之重砲掩護。乃抵我陣綫。我壕內伏兵。左右齊起。截其歸路。正面退軍。回向反攻。專用機槍手溜彈。猛力射擲。敵軍慌亂。被擊斃約三百名。餘衆突圍潰逃。當下午一時至三時。戰事最爲激烈。計燬其鐵甲車二。獲得機槍五。步槍三百餘隻。

正午十二時敵軍六七百人。向西寶興路防地襲擊。所用有鋼砲機槍手溜彈。我軍用迫擊砲。阻其衝鋒。亦以機槍手溜彈應之。敵之手彈製造甚精。炸力甚強。我兵頗有被傷者。但其拋擲之靈捷。遠遜我軍。且接近時。往往慌張。至下午二時。勢漸不支。適彼援軍又駕兩坦克車來。遂推開再進。我軍佯退。彼即深入。淞滬鐵道旁。我本有伏軍。兩翼同時並起。退軍亦即回攻。遂將敵軍四面包圍。當被擊斃約二百餘人。餘衆向克明路逃去。

上午九時以鐵甲車攻八字橋。（至是四攻矣）被我軍以大炸彈炸其一車。敵即退卻。

又敵機四架。在麥根路太陽廟一帶迴旋偵察。經我方以高射砲擊之。墜落一架。俘其士兵三人。

夜間七時敵兵約三中隊乘黑暗中向廣東路虬江路進攻。彼亦用散兵綫分頭圖擾。我軍亦分頭應戰。至十二時止。敵完全退卻。是役均無大傷亡。

晨六時敵陸軍兩團陸戰隊二千餘人。飛機二十餘架。開始向吳淞攻擊。軍艦十二隻。繼連以重砲密射。飛機所擲皆巨彈。陸軍則有坦克車八輛。鐵甲車十餘輛。掩護衝鋒。軍士齊聲鼓噪。藉助聲勢。我軍以迫擊砲拒其車攻。以高射砲拒其機攻。兵士靜默各守防綫。另組敢死隊兩隊。分攜手提機槍手榴彈。向敵軍密處衝突。至晨九時。彼此衝突踰十餘次。敵軍見傷亡已多。始暫退去。計斃敵約三百人。燬其鐵甲車四。

先是前晚十時後。敵以重兵迫退我蘊藻濱守兵。遂佔領車站。我軍乃借永安華豐兩紗廠屋頂。架大砲及機槍。將其擊退。當將車站克復。彼心不死。於今晨

五時。以陸軍四中隊。暗由距蘊濱西三里餘之紀家橋來襲。正在搭架浮橋。已爲我軍偵悉。亦暗中由旁徑突出擊之。敵驚慌失措。死逃各半。遺下工兵器械甚多。至十一時。又以部隊來攻。但不能過浜。遂夾河彼此砲擊。兩無勝負。

晨八時。敵軍千餘人。曾佔據朱家木橋（蘊藻要道）及陸家宅北之吳淞塘。遂取得聯絡勢。十時後。卽向我猛擊。我軍一方以機槍小鋼砲應之。一方以大刀隊入其陣地。肉搏之烈。前所未有。敵已氣餒。適閘北又開到我軍兩團。遂將敵包圍。至下午四時。戰事終了。計斃其士兵千二百餘。燬鐵甲車坦克車各二。又獲其鐵甲車一。餘槍械無算。野村總攻計畫。遂大失敗。

是役被我俘獲敵兵。其初詰問。均堅默不答。繼見我待遇甚優。始各通語。中有二人。謂係銅工。家各數口。工資儘足自給。以被徵爲舞鶴鎮守府兵士。今日出征被俘。妻子不知如何焦慮。言下頗慘痛云。

開戰以來。西報紀載簡略。論調中立。自昨今兩日大戰後。如大美晚報等。皆詳

記戰況對我軍之勇敢。備致揄揚。

二月九日記

敵方以前兩日損失過鉅。今日已停止進攻。止於晨五時。以陸戰隊四五百人。在張華濱馬頭登岸。思偷渡蘊藻浜。爲我軍步哨所見。立開隊架機槍密射之。敵死十餘人。餘遂退卻。

又敵機十餘架。于八時後在張華濱一帶擲彈。被我軍擊退。有一機因受重傷。在瀏河墜落。所載三人。二死。一重傷。又有一戰鬥機。墜落于軍工路公大紗廠後。兩機師斃命。機亦炸裂。

聞北江灣一帶無戰事。吳淞紀家橋對河。聞有砲聲。

二月十日記

敵自七八日大挫。士氣墜落。本欲少息。補充再舉。以野村接到東京部電。斥責甚厲。遂於今晨一時。仍向開北吳淞進攻。其攻開北者。以重砲轟擊八字橋。虬

江路我亦開砲應之。相持兩時。敵引退。迨黎明後。敵機五架。又向我陣綫投彈。但彈均墜在綫外。至晚六時。敵又以大隊向天通菴路青雲路猛衝。復有便衣隊（似是陸軍化裝者）向東虬江路及施高塔路衝出。更於虹口公園開放大砲以助之。但我軍如前應敵。敵不久即退卻。其作戰頗呈勉強之象。

我開北陣綫。進展至虬江路北四川路口。

晨十時。敵六機在青雲橋擲彈。我空軍楊隊長架大號彈鬥機一架。升空應敵。敵機注意擲彈。飛度甚低。我機高出其上。當用機槍下擊。五機逃去。一機受傷。墜落青雲橋南。機師二人。一已斃命。一折一脚。猶持槍拒捕。當經我軍槍斃。晨九時。敵騎兵及鐵甲車。在江灣體育會附近圖擾。我軍開到一營。猛力驅逐。敵抵抗力甚薄。隨被擊退。陣斃二十餘人。

午後一時。敵艦十艘。泊三夾水洋面。以重炮轟擊吳淞炮台。我軍還砲相擊。至四時始息。先於晨六時。敵兵約一營。在依周塘角南草菴前面。乘小船多支。偷

渡蘊藻浜。事前已爲我軍覺察。卽於隔河密排機槍待之。敵偷渡時。天色沈黯。我兵故放步槍數聲試之。敵軍齊將手電筒開放。我軍立開機槍。迎頭痛擊。死其前鋒百數十人。餘衆逸去。晨九時。被陸戰隊以十四英寸口徑（合七十五生的）之大砲。向砲台轟擊。又有敵機六架。在空擲彈。我方亦猛力還擊。敵終不得逞。至下午二時。遂總退卻。當午前十一時許。彼以射擊漸疎。似入休戰狀態。敵方午餐。我軍突先開迫擊砲。隨以大隊手提機槍隊。手溜彈隊。大刀隊湧出。大呼向敵。出其不意。敵衆棄食逃竄。經我奪得大砲九尊。彼損失至鉅。聞彼方皆歸咎於野村之強制進攻云。

二月十一日記

敵軍連北。精力已竭。故今日闌北狀態寂靜。

晨八時。敵機十餘架。自東面飛起。向闌北江灣一帶擲彈。其炸裂情狀。另載敵軍暴行記中。蓋其他屬租界。我軍守約。弗以高射砲射擊。故彼得肆其毒也。

晨五時。敵軍窺吳淞者。以陸軍千餘人。向蘊藻浜南進攻。並以重砲在前轟擊。圖佔車站。我軍乃以精悍之士。挾機槍手溜彈。伏處車站兩旁濠內。正面略事應敵。卽向後退。敵遂跟蹤來追。將近車站。我左右伏軍齊起。機槍密掃。手彈環擊。敵之怯者先退。強者仍抵抗。爲我殄斃者。達二百餘人。始總退卻。是役獲其野砲二尊。機槍步槍亦不少。至十時及下午二時。又兩次來攻。均爲我軍擊退。今日敵力所發砲。皆開花彈。故民房損失甚大。

二月十二日記

美英領事。以教會請求。遂請中日雙方暫時休戰。俾難民遷出戰區。日方以陸軍新到。乘銳制勝。敵無允許表示。至七八兩日大敗後。兵力甚疲。始允於今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停戰。我軍自無異議。故今日上午。閘北無戰事。

午後一時。敵機又飛向江灣一帶擲彈。我軍方擬擊射。彼已飛去。

傍晚六時。敵方又開砲攻我陣綫。我軍未還擊。彼遂於夜九時。以二百餘人。分

作三隊。向天通藉路青雲路猛衝。純以機關槍射擊。我軍亦開始還擊。且出隊在青雲路將敵四十餘人包圍。以刺刃刺之。無一生還。敵膽已奪。遂退回。但猶不時開砲示威。至十一時方止。

是日敵以闌北休戰。遂傾全力以攻吳淞。晨六時。有陸軍千人。藉野砲飛機掩護。向我蘆藻浜防綫進攻。更分一小隊。在曹家橋衝突。時我守軍僅兩隊。然應敵殊勇。以多數手榴彈。向其猛擲。別以大刀隊。盒子砲隊。將其在曹家橋之小隊殲滅。彼正面進攻之軍。遂亦卻退。至九時停戰。同時敵艦亦發砲攻吳淞砲台。多未命中。又一艦載陸戰隊百餘人。于黎明時駛至張華浜口。意圖登岸。我軍伏黑暗中。待其前隊二十餘人上岸。立以機槍掃射。全數擊斃。餘不敢復登。船亦開去。

本日八時。萬國義勇隊。及紅會各救護機關。正往救難民出險。敵方以兵士化裝難民。暗帶手槍炸彈。詐租黃色卡車七輛。載至北四川路下車。以五六人爲

一組分向江灣衝去。幸我軍早有準備。立即分頭痛擊。斃其二十餘人。餘衆潛逃。其背信圖逞。在場西人。多有目擊之者。

日政府以野村總攻失敗。又易植田謙吉爲司令。固陸軍中錚錚有名者也。戰作未滿兩旬。遂三易將帥。而彼方報紙。尙自誇勝利。是之爲詐而愚。

二月十三日記

晨七時。敵向我天通菴新民青雲虬江四路進攻。飛機八架。在天空助戰。護以重砲。我軍一方以大砲還擊。一方以高射砲射其飛機。敵機一架受傷。聞駛至眞茹墜落。其進攻之敵軍。人數雖衆。但純借大砲護身。未事衝鋒。一經還擊。卽少少後退。蓋彼不衝鋒。而防我之衝鋒也。我方乘其後退。更於天通菴一路。以機槍密射。敵遂紛逃。以逃迅。尙無死傷。但是時我軍曾以遠射砲擊其陸戰隊司令部。聞擊毀房屋一部分。斃其參謀一人。衛兵五人。（事後俘虜所供）

同時其潛伏黃陸路寶樂安路之敵軍。曾衝至橫浜路。被我軍以小鋼砲擊之。

即紛紛散去。

晨九時。敵機在閩北擲彈。時我方曾發飛雷擊之。（蔡霖生氏創製。）聞將敵機炸爆一架。落於大統路附近。

晨八時。敵軍二千餘人。向吳淞進攻。接戰未久。彼方突用烟幕彈衝擊。一時黑煙彌漫。即在蘊藻浜。搭浮橋偷渡登岸。向曹家橋猛撲。以手機槍爲衝鋒。護以大砲。因我軍抵禦力強。相持至六小時。我軍還擊。由密而疎。彼謂我力已懈。揮衆直入。我正面更退。彼即進至曹家橋堦。我忽左右翼齊起。紛投炸彈。將浮橋燒斷。正面退軍。立定架機槍掃射。戰至下午九時。敵軍傷亡過半。餘衆奔潰。是晨九時。江灣亦有小衝突。聞係敵步隊二百人來攻。爲我軍擊退。且俘其兵二十餘人。

吳淞口之導引商船燈塔。是日爲敵砲擊毀。

又晨二時。我吳淞要塞守軍。曾組織便衣敢死隊。向敵夕張號。及附近陸戰隊。

一度猛攻。該處爲其大部隊宿營處。出其不意。爲我軍以手機槍手榴彈。擊斃百餘人。其艦牆亦擊穿多處。敵軍人人咋舌。

二月十四日記

敵軍欲取東北兩綫連絡。於晨六時。向水電路尾八字橋進攻。先以步兵百餘人。潛用來復槍來侵。我軍發哨槍警告之。彼知有備。卽發砲相攻。我軍不理。彼亦終不敢近。至下午二時。又一度來攻。仍不得逞。我防綫如故。

晨七時半。敵軍潛伏寶興路各弄內者。約八九十人。以機槍向我射擊。我軍均伏戰壕。不予還擊。彼遂散退。及夜間。又衝至寶興路口。我軍以排槍擊之。斃數十人。奪獲其紅白旗兩面。步槍鋼帽徽章數件。

晨七時。我軍兩營。開赴江灣。向佔據萬國體育會之敵軍攻擊。初以步槍直綫衝突。及八時後。我軍續到開一營。卽變更陣勢。分爲三路。以包圍之。多用機槍掃射。敵軍左右衝突。力亦甚猛。我軍間有傷亡。但包圍益密。且以大刀隊直前

肉搏。敵勢大絀。截至十一時。敵軍八百餘人。全數解決。我方遂將體育會跑馬場克復。護野戰砲八尊。機槍十五架。步槍七百餘支。又搜獲其重要作戰文件數包。中多軍用地圖。爲七日以後對敵之大捷。

晨七時。敵軍千餘。在大砲飛機掩護下。向我蘊藻浜防綫攻擊。來勢極猛。我軍仍沈著應戰。初只答以步槍。迨其近濠。始以機槍手彈相響。相持兩小時。遂將敵軍逐至浜南。浜北全爲我佔領。

敵方向來對我砲戰。平射砲皆安放虹口公園。重砲則安置江灣跑馬場。自跑馬場克復。彼重砲遂失安放根據地。

晨七時。敵軍又向吳淞蘊藻浜攻擊。仍以重砲飛機（八架）掩護。我軍亦以重砲還擊。因我軍應敵。素不輕開砲。出敵意外。進攻稍卻。我方乘之。槍砲齊施。敵遂奔北。十時又一度來攻。亦被擊退。

敵方於前夜十一時。進襲我張華浜防綫。衆約三千人。我軍已先事覺察。至是

從容應敵。相持兩時許。敵軍少退。及今晨七時。彼大批援軍軍到。共約六七千人。於十時排成一字散兵綫。猛衝。旋即重疊層層前進。在西康家橋及鍾家橋附近鏖戰。我軍一面以散兵綫應敵。一面增援。三路包抄。乘敵不覺。竟將其全數包圍。敵以手機槍外擊。意欲突圍。我以手榴彈內擲。一彈炸時。輒傷多人。敵漸不支。至下午十時始息戰。是役斃敵七八百人。其逃出者。半帶重傷云。

二月十五日記

晚七時。敵軍在靶子場開砲示威。我軍以其浪戰。置之不理。至八時。彼又用大小砲位向天通菴轟擊。九時則更發重砲十餘響。夾以小鋼砲。開放尤密。但暗中均未命中。我軍僅由鐵甲車隊。還擊以迫擊砲。至十時始止。雙方無大損失。晨八時。敵軍千餘人。由屈家橋進攻江灣。靶子場之砲隊。開砲相助。飛機五架。亦在空中擲彈。我軍伏壕不出。敵不敢深入。約兩小時。即停戰。下午又復來攻。我軍初不應戰。迨至相當時間。始以機槍手彈。衝出殺敵。奪獲其槍械甚多。敵

旋退去。

晨六時。泊於吳淞砲台灣前之敵艦七艘。齊以大砲向我砲台射擊。燒燬市房甚多。中國公學之寄宿舍圖書室。亦遭焚。幸砲台無大傷損。敵又以商輪三。滿載陸軍。藉砲火掩護。泊于附近砲台灣之沙灘。半已登岸。我軍夙有準備。立時以機槍掃射。無一生還。商輪亦逃去。中二隻均帶重傷。越二小時。敵又以小輪運兵圖登。仍被我擊退。及第三次。敵先以飛機十餘架來擾。乘我準備空中之際。又載兵三輪。鼓勇欲上。但我一方以高射砲上射。一方密排機槍下擊。卒擊斃彼方二百餘人。始不敢再來窺伺。

附載敵方報自認戰敗之論調。

上海每日新聞云。本報記者。訪駐吳淞紀家宅之岡本大隊長。未遇。僅見負傷之某軍曹。據伊談。岡本大隊。於十二日夜。分配於吳淞沿岸日兵第一綫。十三日上午渡河。華軍用機槍山砲猛射。一時砲彈如雨。我軍激戰進攻。正

在進行時，忽有砲彈飛來，炸裂極猛，初疑我軍砲隊掩護砲擊，電詢砲隊，回答並未發砲，我軍遂鼓勇突進，使敵方受重大之損失，在某處華軍一小隊，自排長以下全滅，我軍乘勝追擊，時已天明，我軍駐在地周圍，忽聞華軍喇叭之聲，疑係敵方埋伏，果然華軍將前翼及左右翼開始移動部隊，有包圍我軍之勢，我軍有被斷後路之憂，大隊長即命中止前進，各自據散兵壕築建防禦陣地，我軍約在五十密達之地對陣，華軍於十時左右來襲，我軍應戰，但彈藥缺乏，戰友漸多傷亡，遂發乞派援軍速發彈藥之無線電，一面仍奮勇對峙，大隊長以下，已知其不能生還，散兵壕內積水盈尺，不能衝出，一時皆已絕望，執意援軍山本中隊長已直向我右翼之華軍衝進，中隊長以下皆上刺刀，肉搏之勇，誠無其比，余等受此激勵，又復振作，奈敵軍始終頑強抵抗，且常有新兵至前綫對抗，故援軍之山本中隊長亦與我軍相同，皆陷入苦戰之中，乃不得不發撤退之命令，當激戰時，戰友之屍骸亦無暇顧及。

及下午六時始得撤退云云。著者此按敵方報紙登載敗訊之始。其論調固多迴護。然亦可以藉考當日內狀況。凡彼所稱敵軍。今皆改譯爲華軍。俾讀者易曉。有關係之句。均加圈。尤望讀者注意。

二月十六日記

本日開北戰况寂靜。僅晨六時。天通菴路有敵軍窺伺。被我軍擊退。八時後。彼陸戰隊曾一度向虹口路青雲路衝鋒。且開放大砲。亦經我軍擊退。彼此無傷亡。

晨一時許。敵艦向我吳淞要塞發砲。同時遣派騎兵兩中隊。在西唐家橋附近。唧枚急進。希圖抄我後方。是處我原有伏軍一隊駐守。當敵騎經過時。卽開機槍掃射。彼未及備戰。聞其人馬均經擊斃。其艦隊砲擊亦漸息。是日大美晚報訪員曾至吳淞觀戰。亦謂前綫寂靜。日軍唯向江灣活動云。

附載美報稱贊我軍大略云。沿途所見中國軍士。皆奮氣盡然。有自信之色。

訪員告以日軍將至。則云方預備日軍來攻。並云對日軍毫不畏懼。又稱中國兵士皆奮勇而有禮貌。

二月十七日記

晨三時許。敵軍以重砲擊我天通菴路。我軍初未還擊。嗣見彼擊燬民房。火燄升騰。軍心大忿。遂亦開大砲還擊。彼此砲戰。至爲激烈。及晨七時始停戰。結果敵軍第一道防綫。爲我轟壞。聞彼軍司令部。亦中我開花砲彈也。

晨一時許。駐守吳淞之孫家宅夏家橋我軍防地。突發現敵軍步兵約一大隊。我軍伏處濠內。佯爲不見。彼軍爭先直入。經我以機槍及來復槍猛擊。互兩小時。擊斃敵軍過半。餘衆逃歸。

晨四時。敵海軍陸戰隊一中隊。乘軍艦所備之小剗四艘。用一灰色小汽油船拖帶。由吳淞口外。駛進三夾水。希圖在濬浦局所建之石壁上登陸。以便襲我砲台。當爲我軍覺察。將其擊退。是時停泊糧米糧馬頭前之敵艦。聞槍聲作。即

發砲攻我砲台。詎砲彈誤中彼之小剗。剗毀。沈沒二十餘人。餘三剗相繼逃逸。是日敵軍植田第九師團。完全到滬。計敵軍在此者。數踰四萬人。分駐於楊樹浦。公大狄思威路。日商同興三紗廠內。

著者按上三日戰事較爲沈靜者。一因敵方海軍陸戰隊精力已疲。而前此開到之陸軍。當在彼境出發日。其陸軍當局。有此軍到滬四十八小時。必將華軍驅出閘北云云。一既抵此。排日竭力作戰。除自身傷亡達五千人外。別不發生效果。士氣爲之沮喪。故只得息戰待援。又以恥言敗狀。欲塗飾外人耳目。遂謂以前皆非正式作戰。遂有所謂提出哀的美敦書之說。彼東京報紙。且謂數日之內。未加華軍以大創者。欲其自有傲覺。免我發出決戰之公文也。虛矯至此。亦從來之所罕見也。

二月十八日記

本日晨九時。英使藍博生。美使詹生。意使齊亞洛。法使威爾敦。約會中日雙方

代表於黃浦灘英總領事舉行調停會議。日方聲明增兵來滬，係以保護僑民。我方聲明連日之軍事行動，皆彼方發難。我始應敵，純取自衛主義。次即討論和平辦法。日方要求我軍撤退，並將吳淞閘北向有之軍事設備一律撤去。我方以其無理已極，堅詞拒絕，爭持良久。各使從中斡旋，請雙方先規定一休戰時間，以便從容考慮其他條件，亦無結果。至十二時後散會。晚八時四十五分，而此作戰廿一日後之支離怪誕哀的美敦書，遂由彼植田司令提出，致送於我十九路軍蔡軍長矣。以其爲世界之創聞，故全錄如右。

本職基於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達到任務之熱烈希望。茲對於貴軍通告左開各件：（一）貴軍應即從速停止戰鬥行爲。於二月二十日午前七時以前，將現據之第一道綫撤退完了。於二月二十日午後五時以前，從黃浦江兩岸，由租界西北端連結曹家渡鎮、周家橋鎮及蒲鎮之綫起算。黃浦江東岸，由連結爛泥渡及張家樓鎮之綫起算。各從租界境界綫向北二十基羅

米突之地域（包含獅子林砲台）內撤退完了。且在該地域內撤去砲台及其他之軍事設施。（二）日本軍於貴軍開始撤退後，不行射擊擊炸及追擊動作。但用飛機之偵查，不在此限。又貴軍撤退後，日本軍僅只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道路地域（包含虹口公園之周圍）。（三）貴軍第一綫撤退完了後，日本軍確認爲其實行起見，派遣有護衛兵之調查員，於撤退地域。該項調查員，攜有日本國旗，以資識別。（四）貴國在該撤退地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財產，應完全保護之。此項保護，如不完全，日本當采適當之手段。又對便衣隊應一概有效禁止。（五）關於上海附近（包含撤退區域）外國人之保護，容另商議。（六）關於禁止排日運動，一月二十八日吳市長對於村井總領事之約諾，應嚴重實行。對於此項，應另由帝國外務官憲對上海行政長官，有所交涉。如以上各項，不能實行時，日本對貴軍，不得已采自由行動。其結果所生一切責任，應由貴軍負之。昭和七年午後九

時大日本帝國司令官植田謙吉第十九路軍司令蔡廷楷閣下。按此書可謂絕世之奇文矣。中國軍隊駐中國境內而須外國人指定撤退地界。令其撤退。又並無如何須撤退之理由。一奇也。以外軍侵入人國。既勒令主國撤軍。而云基於和平友好之手段。二奇也。吳淞獅子林砲台爲中國國防。中國既未開衅。又未戰敗。向日乞和。何以無故自甘拋去國防。三奇也。自一二八彼軍挑衅。發生戰事。距此已二十一日。日日槍砲之聲。飛機之聲。及軍艦之轟擊。遠近皆知。而云此條件不能實行。彼軍始不得已而採用自由行動。然則以前皆非自由行動耶。四奇也。外國人與中國有定約。亦各履行遵守。兩無違言。何勞日本憑空插入。商議保護。五奇也。禁止排日運動。係原提條件。所以預防彼此衝突也。今已衝突二十餘日矣。又責以履行戰前之條件。六奇也。彼國持何理由。而遣派司令來華。該司令是何名義。且致我方公文。而不題國名。突稱爲十九軍。七奇也。總此七奇。登諸交戰二十日後之哀的。

美敦書中恐萬國無此異聞矣。

同時又派其參謀長田代偕駐滬副領白井謁我蔡軍長廷楷要求撤兵。蔡氏當答以我在我國布防。任何人不能干涉。故我決不撤防。有人侵犯我防地。我亦斷不寬恕。當令所部迎頭痛擊。如日方覺悟中國尙有人在。撤去來軍。則和平立刻實現矣。彼代表自不能負責作答。遂辭去。

按蔡氏答語極簡明。極正當。極壯直。自來中外外交史中。我國答復外人之詞。無此直切了當語也。當編入教科書中。俾國人誦習之。

本日爲舉行和平會議期間。理須彼此休戰。乃敵軍突於晨七時在天通菴路青雲路八字橋一帶。開放機槍。意圖挑衅。我軍尊重信約。初不還擊。繼見彼軍在四百碼外挺進。遂亦開機鎗應之。敵忽退卻。十時許。又對我開砲。但十餘響卽止。迨晚七時。天通菴八字橋方面。砲聲驟緊。八時後尤密。鋼砲野砲。相間而發。我軍爲節省砲彈。不予還擊。直至十一時半。始對準沈家灣北四川路發砲。

敵立時停攻。

下午一時敵軍百餘人分兩組向江灣跑馬廳衝來。我軍步哨佯退。彼恐如前中伏遂停止不進。我軍突於側方出以機槍掃射斃敵過半。我方僅三人帶微傷耳。

敵軍自前在曹家慘敗後。日來步隊不敢進窺。天拂曉時其停泊浦江中兵艦。忽開砲擊我楊行駐兵。其意仍不忘曹家橋也。然發彈二十餘均墜野田間。毫未發生效力。

二月十九日記

本日我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氏於午後七時函復敵方原文如下。

逕復者。頃接貴司令二月十八日午後九時來函。備悉一切。本軍爲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所統轄之軍隊。所有一切行動。悉遵國民政府之命令。來函所開各節。業經呈報國民政府核奪辦理。由外交部逕行答復貴國公使。本軍

長未便答復云云。按此書看似平平，實則隱持正義，以譏刺彼方之野蠻無理也。蓋國際宣戰，哀的美敦書，須出之國家政府，今彼以一司令官，率然致書，已屬冒昧。且來文中絕未題及奉有政府訓令，更爲專橫可笑。故我由外交部答復公使爲言，實折以正義也。又彼來文，只書十九路軍，不冠以國名，故特鄭重聲明，爲國民政府所統轄之軍隊，以特譏其認識不清，且表明我方應敵，實全國一致也。

又敵方近來宣傳，謂已得蔣前總司令相告，十九路軍不受政府節制，與彼抵抗云云。故彼專與十九路軍爲敵，姑勿論其挑撥無理，且彼對北方軍閥，則謂此次之據遼寧，擾天津，乃專爲蔣張兩司令而發，今出不意，被十九路軍擊敗，又移其目的，專指蔡軍。國際作戰，乃純用此等卑劣離間手段，恐亦各國所鮮見之行爲矣。

晨二時，敵軍以重砲轟擊閘北，所用爲野砲，曲射砲，目的地則在寶山路以至

八字橋一帶。寶興路方面。落彈甚多。我軍回擊之砲彈。多落在靶子場。狄思威路。寶樂安路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之間。彼有軍用卡軍三輛。被我砲擊燬。敵又乘砲火猛烈時。派出兵士數隊。隊約二三十人。向我防綫來襲。只虬江路一綫。被我擊斃者。已十六人之多。皆倒於防綫附近。檢獲鋼帽槍枝十餘件。帽上有大衛二字。

晨六時。敵軍百餘人。分組十隊。在翔殷路體育會路。偵伺我江灣跑馬場防地。有數組爲我哨兵開槍嚇退。一組在防綫東西。爲我便衣隊用手槍擊斃四人。有一隊在持志大學前。被我包圍繳械。

同時敵軍又向我吳淞砲台開砲轟擊。彈落砲台灣。吳淞鎮楊行間。據守軍軍官推測。皆自浦江對面射來者。

敵機上午在吳淞偵查。拋數彈。落於田間。下午又有五機。在閘北一帶旋繞。經我以高射砲逼退。未曾擲彈。

是日敵軍開到步隊二千名。在租界匯山碼頭登岸。著黃呢制服。綠色鋼帽。軍容甚整。另有馬隊五百匹。又迫擊砲八十尊。每尊長四尺餘。以三人合扛一砲。子彈五百箱。均以卡車運赴北四川路。午後四時。又到陸軍步兵約四千人。

又自橫須賀佐世保。開來軍艦十八艘。內有巡洋艦二。餘俱爲驅逐艦。

二月二十日記

下午三時。敵軍以大砲掩護。向東寶興路我軍防綫攻擊。我軍以小鋼砲機槍還擊。激戰三小時。敵軍退卻。我卽乘勝追之。敵退至狄思威路。又回向作戰。是時敵又大舉進攻江灣跑馬廳。亦被擊退。我軍分左右翼。一面追擊。一面包抄。遂與追敵至狄思威路之軍聯絡。成一大包圍勢。至五時後。敵軍心慌亂。紛紛退敗。我軍愈圍愈緊。敵後方大連灣路之守軍。欲赴援。則慮我軍從旁截擊。不赴援。則勢孤。不能保守陣綫。亦漸動搖。至六時半。我軍首將狄思威路之敵解

決當奪得野砲六尊。至夜間十時後始停戰。斃敵近千人。彼方以卡車數十輛，裝載屍身，運赴楊樹浦第二紗廠。

晨十時，敵軍以鐵甲車十輛前衝，步兵千餘人繼之。進攻我閘北陣地。我軍前已安埋地雷。至是守兵均伏戰壕內，間放步槍試之。俟其臨近，始施放地雷。當炸燬其鐵甲車三輛，斃其兵士百餘人。又二輛帶輕傷圖逃，被我軍截奪。

下午二時，敵軍二千餘人，以重砲飛機掩護，向八字橋進攻。前鋒則坦克車十餘輛，聲勢甚壯。我軍初仍伏處，間放步槍數響。敵以總攻令嚴切，軍官指揮直進。其坦克車爲我軍擊毀一輛，飛機亦被擊落一架。是役敵軍受創至鉅。

我方自下午擊退敵軍後，寶興路防綫進展。敵於二時後，曾一度以山砲猛攻，以我守禦得法，毫不能逞。

晨七時半，有敵方探兵三四十人，向江灣陣地窺探。經我軍開機槍逐之，彼遂退去。未幾，忽有野砲彈落我防地前面。我置不理。至九時，敵遂以大隊來攻。約

步兵二千人。鐵甲車十二輛。藉飛機大砲掩護。向江灣跑馬場我軍陣綫猛攻。我軍亦以迫擊砲機槍手彈還射。愈接愈近。竟致以刺刀互刺。其鐵甲車有二輛被擊燬。斃軍士十餘人。彼步隊見之。遂呈驚慌狀態。我軍乘此。益以手榴彈密擲。敵人死亡枕籍。逃出者不滿七百人云。

晨七時。吳淞敵軍。初以山砲野砲。由蘊藻浜對面隔河對轟我軍。亦相當還擊。至九時半。停泊浦江之軍艦十一隻。亦對我開砲。同時飛機五架。亦擲彈助戰。終以我軍守備嚴整。無懈可擊。遂停戰。

據美報載禮拜六上午八時半。吳淞日本驅逐餘七支。先後用砲火向中國砲台猛擊。先爲泊左張華浜鐵路馬頭之一艦發砲。兩響。餘艦卽依次發砲。一時砲聲甚猛。中國方面。先則默然不開火。後亦槍砲俱發。有一彈墜黃浦江中。幾中日艦。

二月二十一日記

是日敵軍爲繼續之總攻擊。閘北江灣吳淞三路並進。分配兵力。近三萬人。坦克車五十餘輛。飛機四十餘架。重砲齊施。爲空前之大舉。然三路均被我軍擊退。且喪失器械亡算。茲分紀如下。

閘北 晨十時。敵以鐵甲車二輛前趨。翼以黃色制服之陸軍五六百人。向我新民路防綫猛攻。我軍於沙袋中。忽發一砲。立將其鐵甲車車牆擊穿。成一巨洞。車遂傾欹。所載兵士。卽跳下先逃。又一車亦開回。步隊旣失掩護。經我軍以機槍密射。約一時許。擊斃二百餘人。餘遂逃去。被擊鐵甲車。亦爲我奪得。

晨九時。沿北四川路敵軍兩中隊。向川弓路進攻。我軍在廣東街接仗。雙方巷戰。我軍手提機槍。射擊最力。斃敵三四十人。敵均向靶子場狄思威路一帶敗退。

午前十一時。敵以大砲轟擊我天通菴防地。我軍未還擊。隨有敵步隊一大隊。藉砲火掩護。前進衝鋒。及抵我防綫約百碼地。我卽以機槍手彈。猛力擊射。斃

敵白餘人。餘向後倒退。我卽出隊追擊。又斃其敵三十餘人。始收隊歸。是役奪獲步槍百五十支。

晚七時。我軍發炮擊敵陸軍司令部。（在北四川路橫浜橋日本小學內）連中四彈。登時火起。燒延兩時餘。聞其衛兵被炸斃者二十餘人云。

江灣 是處敵軍有大砲一百三十餘尊。坦克及鐵甲車四十輛。飛機三十架。陸軍約一萬二千人。分正面與左右翼三路進攻。正面在江灣鎮東北面。左翼在江灣車東站。右翼在廟行鎮孟家宅一帶。自前晚十時。卽開始動作。其居右翼者。因攻孟家宅時。三次被我軍擊退。遂以飛機擲彈。焚燬民房。至今日黎明。以坦克車五輛。排成一字。向前推進行。至距我陣陣綫一公里突。忽有三車陷入陷阱。餘二車卽停止進行。我壕內戰士。立卽衝出。挾手機槍手溜彈。向敵方步隊攻擊。雙方肉搏。經三小時。斃敵二百餘人。餘潰退去。被陷之三坦克車。均爲我奪獲。其屬敵軍正面者。約三四千人。屢由東北梅園宅及天樂寺萬國體

育會進攻。自前夜作戰。本限令於今晨佔領江灣。及七時。乘銳來攻。被我以迫擊砲鋼砲擊退。繼又三次進攻。均被擊退。遂全部向北退去。計此路亦斃敵五百餘人。其屬敵軍左翼者。距江灣車站約二里許。復旦大學爲作戰焦點。今晨九時。敵會一度猛衝。幾被逼近車站。經我軍拼死還擊。將其擊退。下午敵又以飛機鐵甲車掩護重來。於一時半。敵機拋彈。誤中已軍鐵車。立被炸燬。別有騎兵小一隊。被我於車站東里許。包圍繳械。復旦大學所設之敵軍司令部。遂爲我軍奪得。

吳淞 下午三時。敵軍第一魚雷艦隊。協助驅逐艦二十艘。與陸軍二千餘人。會攻吳淞。同時以飛機十餘架。向要塞拋彈。我軍亦以大砲高射砲還擊。擊斃彼陸軍三四百人。唯吳淞鎮民房。被敵機炸燬者。數亦不少。

晨二時。蘆蕩浜南。有著黑制服之敵人三百餘人。在夜色迷濛之際。進至浜口。隨有形似苦力者多人。分抬木桶數十支。用繩結之。藉作渡器。正圖偷渡。被我

軍發覺。立以機關槍對準掃射。當斃敵七八十人。墜水者數亦不少。餘衆逃去。奪護木桶五十八支。水機關槍一架。六八式快槍二百十一隻。又近浦江口一段。由馬頭左近。天拂曉時。有敵軍哨船十餘支。偷進。我軍佯爲不見。隨有陸戰隊六七百人。隨哨船進口。及將登岸。我軍立閉機關槍掃射。其已登之三百餘人。被我包圍繳械。外又奪獲哨船十七支。手機槍十五支。頭號手電筒三十五支。本日據十九路軍發表戰報。奪獲坦克車九部。擊落敵機四架。餘械無算。

二月二十二日記

昨夜敵軍曾分路在閘北進攻。在天通菴路老靶子路福生路一帶圖擾。均經我軍擊退。今晨二時。敵方復用空中開花砲彈。向我擊射。至六時始止。彈力雖烈。但我軍伏守戰壕。並無損失。

上午十一時。虹口公園之敵陸軍二千餘人。進攻天通菴。先以步兵架機關槍向我射擊。另以支隊。用野砲掩護。挾來福槍作戰。我軍仍沈著不動。相距百餘步。

敵恐如前中伏遂自引過。

正午十二時敵軍進窺青雲路以砲火掩護正在搭造浮橋以便渡過橫浜河我軍不畏敵鋒奮勇直前機槍炸彈齊施敵遂遁去遺下工兵搭橋器械甚多虬江寶興兩路敵軍有數小隊掩在民房後窺伺經我軍派隊前往驅逐小有衝突。

下午四時我軍前鋒已達狄思威路天潼路。

晨三時敵軍三千人向廟行鎮猛撲前驅有坦克車二十餘輛重砲數十尊我守軍僅有一營衆寡不敵只得暫退至上午十一時竟被衝過塘東宅我廟行守軍見敵深入卽派精壯兵士由僻徑出敵右方爲猛烈襲擊敵正顧前進突受側擊軍心大亂立下令卻回我軍乘勝追擊將其全數驅過塘東宅我卽恢復原防敵軍死傷達七八百人下午二時至五時又倚仗砲力三次來攻仍被擊退我軍以其進擾不已遂於黃昏時出隊攻擊將其包圍一路由楊家橋向

廟行正面反攻。一路由談家宅水車頭直進。敵遂腹背受敵。但仍抵抗甚力。經我軍奮力肉搏。殺敵踰半。浜水皆赤。彼以機槍外擊圖逃。我以手彈內擊。前後斃敵約三千人。餘衆亦大半帶傷。逃向引翔港。匯山馬頭而去。時已夜八時半矣。

晨七時。自川沙開到日艦五艘。向我吳淞砲台猛擊。我亦發砲還擊。約一時許。敵艦並引去。

上午十時。我軍兩營由蘊藻浜渡河西進。攻擊敵軍右路。彼恃有飛機助戰。接戰甚勇。但激戰至下午一時。終於不支而退。

據軍事官電載。本晨午前三時。敵以全力向我閘北江灣廟行一帶猛攻。經我軍還擊。激戰至現在陣地前方。敵軍傷亡已踰三千。潰不成軍。刻我軍尚在追擊中云云。

二月二十三日記

自昨夜十時後。廟行迤南十里金木村侯家木橋地方。有敵軍二千餘人。被我軍包圍。敵司令部得乞援無綫電。卽遣陸軍四大隊。連同八時半潰圍之衆。拚死來援。有坦克車三十餘輛。鐵甲車二十餘輛。爲之前驅。思衝破圍綫。救出彼軍。但以彼軍在內。故不敢施放大砲。全以手機槍及步槍刺與我肉搏。我軍應敵。約步軍五千餘人。奮勇異常。又有大刀隊。迫擊砲連。機關槍連。參加作戰。戰至今晨一時。被圍者。既不能逃出。援軍又不能攻入。遂少休息。至三時。彼航空隊。派遣飛機六十餘架。（又訊。全隊出發。共一百十餘架。）向我軍陳地。亂擲炸彈。且以機槍下射。我軍亦漸呈險象。時江灣防軍。立派步兵一團。由敵左翼包抄。乘銳直前。敵軍勢遂不支。其派來援軍。乃後退三里。當肉搏時。敵我夾雜。敵機亦難發展。故我軍傷亡不多。至十時後。敵以砲攻不便。乃專用機槍隊來攻。勢頗猛烈。唯吾軍爭欲効死立功。無不以十當百。至下午二時。敵退去。至傍晚。彼重進攻。其時風雨並作。彼乃先以稻草紮成兵士模樣。分立西南面路口。

以誘我軍。而彼精兵由東北角潛入。但已爲我覺查。卽將左翼兵力增厚。未幾。彼果有四五人一組的步隊四十餘組。匍匐前進。我仍佯爲不知。待至逼近濠邊。正在裝置機槍。我軍猝起。以機槍手彈並擊。彼不及防。被擊斃多人。餘衆潰逃。遺下機槍十三架。

晨七時。我軍曾開砲轟擊狄思威路虹口公園一帶。敵人不敵復出。迨下午三時。彼又發砲示威。我亦還擊。死敵砲兵七名。彈中其公園司令部。

同時敵以二千餘人。進攻江灣。經我劉占雄團長。躬赴前敵。指揮應戰。士氣百倍。不待敵軍立定。卽衝鋒直擊。如急風飄雨。敵以與我軍向來沈靜作戰之法。大異。遂自驚潰。我軍乘勝追擊。斃敵八九百人。

黎明時。吳淞口外敵艦。向我砲台發砲。同時有陸戰隊多人。乘砲火中。意圖登岸。被我擊退。

敵方以此次總攻。復告失敗。植田謙吉。大受陸軍部申斥。遂另設海陸空軍總

指揮以軍政參政官菱刈大將任之。別遣陸軍二萬五千人來申。今日先頭部隊到五千人。

二月二十四日記

昨敵方陸軍五千人。自張華浜登岸。卽開赴廟行前敵。助彼敗軍。遂前駛坦克車三十餘輛。向我作戰。又分兩翼。以擊我左右翼。我守軍不過三團。鏖戰兩日夜未息。敵以五倍以上之兵力。勢弗能敵。彼軍遂取得聯絡勢。圍中之敵。亦大半竄出。適我援軍兵開到。協同拒敵。先將被圍殘敵。全數殲滅。更分路猛撲來攻之敵軍。彼乃全部退敗。退至侯家橋南十餘里。是役敵人被殲。實數蓋將四千云。

附區壽年師長與申報記者談話一則

敵軍於二十三日。在江灣與廟行間作戰。時敵軍除有大尉一名。名西尾勝大者。被我生擒。解後方詢問外。並斃敵軍第九師團第二大隊長百海實男。

一名。當前日敵軍以重兵向廟行鎮與江灣鎮我軍進攻時。我軍最前綫在南沈宅及金穆宅白樣宅各一連。當時因敵軍人數過衆。該三連人。乃退至孟家宅一帶。敵軍大部隊追至該處。並竭力猛衝。已越趙家宅至竹園墩。將窺大場。我軍於千鈞一髮之際。急調張炎迎戰。除將敵軍大部隊。先完全解決。奪回原有之防綫外。我軍最前綫。並追至鐘家宅。成爲侯家木橋起。沿鐘家宅陶家灣朱家橋東折。越淞滬路繞萬國體育場至西體育會路與東體育會路至虹口東面陣綫。敵軍昨日進攻廟行鎮我軍時。我軍伏於濠內。未發一槍。敵百餘人。以爲我已退走。遂圖深入。我軍待其走近。擊以手榴彈。彼無一生還。敵擊戰鬥力雖薄弱。然彼敗後二十分鐘左右。又集合成軍作戰。頗可稱美。尤有一佳點。則不易爲人繳械。又其鐵甲車多至百餘輛。雖不能爲進攻利器。然以之防守。則甚得利云。

晨八時。敵擊在北四川路東面者。以開花砲彈。向我射擊。我未還擊。及敵砲至

三十餘響後始還擊約兩小時停止下午六時敵又以重砲來擊亦無效果至十時步哨接觸作戰一小時亦息。

上午九時青雲路敵軍百餘人來攻有飛機在空中擲彈我軍開高射砲將敵機逼走隨以機槍手彈還擊來軍斃彼三十餘人。

同時邢家宅民房內突有彼便衣隊五十人挾手槍盒子砲等沿新民路偷進被我哨兵查見立開哨槍寶山路防軍聞聲趕至敵亦開槍抵抗在來安里之我軍居高臨下以手彈擲之擊斃四十餘人有五人帶傷圖逃經我軍追獲並在身旁搜出炸彈多枚。

是日吳淞有敵機八架於晨間來偵察我軍開高射砲擊之彼即駛去餘無戰事。

二月二十五日記

晨二時後敵軍開砲示威初用小鋼砲繼以大砲我軍亦以大砲還擊有三彈

中楊樹浦公大紗廠之日軍司令部。下午四時。軍又開砲。我未還擊。但彼砲彈。亦都未中。

晨十時。敵軍兩中隊。藉砲火掩護。意圖衝過青雲橋。我軍以機槍應敵。敵乃推出砲車。臨河開放。敵彈尙未發出。我方迫擊砲已射向彼方。斃敵數人。我分兩翼前進。彼砲彈落中間空地上。我軍已衝彼陣綫。以機槍手彈槍刺。奮勇擊刺。斃敵百餘人。並獲大砲一尊。

正午十二時。西寶興路。有敵機三架。前來擲彈。二架爲爆炸機。一架爲戰鬥機。拋下巨彈多枚。炸毀民房甚多。我軍以高射砲射之。傷其一機左翼。乃逃去。前晚敵軍二千餘人。開向江灣之金家木橋。曾開數砲示威。至今夜一時。又開到陸軍砲兵甚多。遂向我猛攻。先用重砲轟我防綫。我兵未還擊。彼步兵遂藉勢衝入。我軍立起應敵。時天色昏黑。敵不甚辨悉方向。我軍多伏在四周。以機槍手彈。擊傷彼多人。彼更以鐵甲車直衝金家木橋。亦被我阻擊。戰至四時。敵

始退卻。我軍未予追擊。至七時後。敵又開到陸軍六七千人。向江灣西北之小場廟進攻。自江灣之竹園墩趙家宅孟家宅全綫。同時開砲。步兵則密集小場廟作戰。時我守軍甚單。然初不畏怯。俟其距離已近。即開機槍掃射。相持至十時半。彼無進展。即調飛機前來偵查。指示目標。砲彈隨之而至。我軍間有傷亡。且以衆寡不敵。遂退至周吳黃宅。踰時。江灣我軍派勁旅來援。由談家宅襲敵左翼。廟行我軍亦開到千餘人。沿塘東宅水車頭襲敵右翼。退在周黃吳宅之部隊亦得援兵。於是重振旗鼓。三路並進。將敵包圍。敵亦頑強抵抗。並以大砲飛機助戰。但我圍綫亦緊逼。遂相肉搏。砲彈機彈均不能適用。竟致以槍刺互刺。戰至下午一時。我軍愈奮。左翼我軍之敢死隊。以手彈紛投。敵軍死亡枕籍。士氣大沮。其前鋒見聯絡綫已爲我截斷。不敢應戰。漸向後退。又爲我右翼以機槍痛擊。立斃七百餘人。至二時後。始將敵全部擊退。至三時許。彼又集衆來攻。仍被我軍擊退。至夜間十一時。敵軍始戢。躍盡去。是役計斃敵千七八百人。

奪獲步槍千餘支。機槍十餘架。

金穆宅一役。戰事時止時作。已越三日。二十四夜十二時。我軍兩面包抄。曾斃敵二百餘人。奪獲步槍二百餘支。餘衆負傷逃去。今晨二時。敵方又開到援軍。連殘敵約三千人。再度反攻。護以重砲。意在衝出我江灣東北吳家宅陳地。經我軍奮勇迎敵。肉搏甚烈。雖敵軍砲火極猛。而昏夜之間。射擊不能瞄準。我又有一團。由捷徑抄其後方。斷其歸路。敵方得報。軍心大搖。卽紛向後退。我軍乘勝追擊。被槍擊暨自相踐踏而死者。達千五六百人。至午十一時。彼集合部隊。向我衝突。但戰鬥力已失。小爲接觸。勢卽披靡。遂狼狽全逃。至是金穆宅乃告肅清。

二十四夜十二時。敵分三路進攻江灣。一由虹口公園出發。徑西體育會路。窺江灣車站。一由引翔港出發。至體育會東北。攻我防地。一由楊樹浦之水電村廠。向泗涇橋之小牛頭村推進。三路總數約四五千人。第一路尙未至車站。在

大樹圩地方。卽被我軍迎頭痛擊。第二路以坦克車爲前導。在體育會之東半里許。與我軍作戰。經我軍以手榴彈迎擊。並以大刀隊衝鋒。其第三路。敵數不多。當進抵小牛頭村。卽被我包圍。至本晨三時。遂全部解決。第一路聞敗。卻回第二路。恃有坦克車掩護。仍頑強抵抗。至下午四時。始被我軍逼退。總共斃敵約八九百人。

二月二十六日記

晨一時。敵軍百餘人。曾襲擊我天通菴守軍。當被擊退。我軍防綫。略有推進。至下午四時。敵復來攻。敵數約一大隊。用重砲掩護而來。我方亦以重砲還擊。激戰約一小時。敵知無可乘。遂退去。至晚八時。又一度來攻。當被我機槍連擊走。但仍發砲示威。夜午有聲。

路透消息。聞北方面華軍。今晨對日軍防地。猛烈攻擊。迄今砲聲已達一小時之久。日軍防綫內某處中砲起火。現尙在燒燃云云。

晨五時。敵軍向江灣廟行兩處。以大砲轟擊。時天猶昏黑。彼砲固難瞄準。我軍置之不理。及七時。敵機十餘架飛來。或偵查。或擲彈。我即開高射砲射之。彼遂駛去。至十時後。敵以三四百人。持步槍來擊。我亦開槍應之。不久即止。如是者凡四次。蓋彼欲該探我兵力也。或彼因前兩日我軍衝鋒甚猛。彼今日陣後。或已設伏。故屢來誘敵。然我軍始終以敵來射擊。敵去固防爲宗旨。彼汔無所得而退。

同時敵用排砲轟擊竹園墩小場廟之間。因我砲所築防禦工程。異常堅固。得法。故至正午十二時。彼砲凡百餘發。未損我防綫。但民房則盡成焦土矣。晨一時許。敵軍二百餘人。乘夜來窺江灣跑馬廳。我軍東面放哨槍擊之。而大刀隊已從南面衝入。將其全數殄滅。得步槍二百餘支。

自午六時後。戰事全息。敵軍在白樺宅迤東。爲陸軍一師團。在江灣跑馬場迤北。梁印宅迤東。爲第十一師團之步兵九千人。其在吳淞者。約一師團以上。在

關北者亦踰萬人而海空及海軍陸戰隊之居於兵艦者尙不在此數。晨七時敵機數架至吳淞擲彈中有戰鬥機三架亦迴翔空中以機槍向下亂射我軍卽開高射砲擊之彼旋逸去。

敵軍屢奉部令攻下吳淞故連日攻江灣廟行原欲截斷我軍防綫而計終不得逞遂思專由軍艦環攻吳淞今日已將向泊白龍港三夾水楊樹浦之軍艦全數開向淞港。

附記敵軍誤踐所埋地雷炸斃多人事

上午八時敵軍千餘人藉大砲掩護攻我關北防地並於陣後栽埋地雷誘我軍深入以圖轟炸戰至九時彼軍佯敗退卻我軍並未追擊敵又再度來攻我軍卽以大砲擊之彼倉卒更退以忙亂中迷失方向竟誤踐火綫致地雷爆發炸斃二三百人我軍見之遂長驅直追又傷其三四百人並獲軍械極多。

二月二十七日記

晨六時。敵機六架。向我甯北陣地擲彈。隨用大砲來擊。我軍還擊數砲。卽雙方息戰。敵機亦飛向江灣去。

晨四時。敵軍以步兵砲兵。共組千餘人。由梁印宅周家宅。向江灣西北來窺。冀攻我嚴家宅陣地。我軍卽起應戰。戰至五時後。敵恐天明。我軍知彼兵單。遂退去。然猶鳴砲示威。是役聞敵爲我機槍所掃斃者。凡一百餘人。又一支敵軍。由江灣東南。在復旦大學一帶。亦於同時進攻。亦被我擊退。

晨七時半。敵艦二十餘艘。環集於吳淞砲台灣一帶。同時開放大砲。向我攻擊。又有敵機十餘架。自租界方面飛來。拋擲炸彈。勢極猛烈。我軍一面開高射砲射之。一面亦以重砲還擊。相持至十一時。始少息。至下午二時。又來攻。則飛機更多。我要塞工程。略受傷損。但以譚部守禦嚴密。彼陸戰隊凡三次圖登岸。襲入砲台。均被擊退。

敵方新派之海陸空軍總指揮菱刈。今日上午十時抵此。隨來者爲陸軍一師團。又特別砲兵一團。於原有諸軍。另行分配。以備總攻。計預備攻我吳淞者。約陸軍兩師團。攻江灣者。亦兩師團。攻閘北者。則一師團。又步兵十大隊。海軍陸戰隊計九千人。則以五千人攻吳淞。四千人攻江灣。海軍軍艦。則以少數停泊浦江。餘俱開赴吳淞。飛機六十架。亦分開北江灣吳淞三地。周流飛駛。以備偵查擲彈云。

二月二十八日記

晨二時半。敵軍向我閘北天通菴八字橋一帶。以重砲轟擊。約五分鐘開一次。借砲火掩護中。另組衝鋒隊十餘隊。隊約三四十人。分挾手機槍炸彈等。乘黑夜進襲。我分段守濠之軍。有已得哨探消息。而伏處不出。有以哨槍。開放數響。警敵者。敵兵茫然。有數隊冒險直進。我軍均俟其逼近戰綫。猝起猛擊。於是被我擊斃過半。餘衆逃去。計共奪獲機槍十槍架。步槍二十餘支。

午前十時。敵軍千餘。向我江灣防地進攻。進至萬倉橋。與我軍接觸。互用機槍攻擊。終被我軍擊退。仍在附近地方。建築防綫。預備持久對峙。午後二時。曾向江灣北之嚴家宅。江灣南之楊家樓。兩度來攻。亦經我擊退。我軍憑泗塘河拒守。防禦綫至爲鞏固。

上午十時。敵軍千餘人。由大沈家宅周家宅。向我進攻。我軍以正軍應敵。別以兩支隊橫衝。將敵軍截成兩段。首尾不能相應。戰至十二時。被我包圍。至下午三時始息戰。是役斃敵五六百人。

晨八時。敵第九師團第十九聯輜重兵六十餘人。在孟家宅左近經過。經我華團派兵兩聯。由水電路抄出包圍之。將其全部解決。奪護手溜彈三箱。步槍五箱。戰馬八匹。

晨九時至下午四時。不時均有敵機在吳淞擲彈。炸燬民房不少。但我軍仍堅守要塞。又有彼二百餘人。曾一度在張華浜意圖登岸。被我以機槍擊退。傷彼

二十餘人。

戰記附論

是役也。我十九路軍。初以孤軍應敵。自一二八起。至今遂彌月矣。此彌月間。艱苦作戰。論兵力。則敵方有陸軍五師團。海軍陸戰隊九千餘人。而海軍空軍。尚弗在此數。我方則初只十九路軍。不滿三萬人。及憲兵兩團而已。嗣始得奮勇請纓之俞師來援。繼又得張治中軍。及其他零星之義勇軍。然共計不踰五萬人。與敵相較。兵力不逮。幾一倍以上。論器械。則彼方有飛機百三十餘架。坦克及鐵甲車百八十餘輛。大砲百六七十尊。他利器爲我所未備者。更不知凡幾。而我方飛機。除前此在眞茹一度作戰後。未嘗再爲前綫軍士掩護也。坦克鐵甲之車。開花煙幕之彈。或少或無。無論金錢則彼方除原有軍隊經常費外。此次另撥戰費用之淞滬一隅者。聞已踰三千萬。我方則政附接濟與獎金。吾僑小民。無從知之。此外所恃。唯市民與華僑勞軍之資而

已。若夫海軍。則彼方小軍艦環。吳淞浦江而泊者。五十餘艘。阻我便。助戰尤便。而我則無一焉。就四者論。彼著著占優勝。我著著占劣敗。然截至今日。彼軍傷亡枕籍。彼國報紙所載。謂已踰二萬人。分攻閘北江灣吳淞三線。曾不能得我尺土寸地。然其暴行劣點。既深印吾民之腦海。兼爲歐美人士所目擊。登諸報章。宣諸環球。且有此一戰。而吾族自衛力之強。亦爲各國所稱美。於是國聯專以和平責彼。而允我代表要求召集特會。美國務卿更有不承認日方約外取得利益之宣言。嗚呼。是皆我前敵忠勇將士。舍身家。亡生死。以肢體膏血。所換來者也。夫此三十日。已成過去。彼白川梟將。又帥重兵來矣。我作戰彌月之士兵。伏則居深濠。出則應強敵。昕夕弗息。人非鐵石。烏能持久。政府所遣之援。已出發耶。未出發耶。抑終不出發耶。吾儕懼爲倭奴之民。唯延頸含涕。迴腸屏息。以望之矣。他何言哉。

原书空白页

雜記類

義勇衛國記

衛國禦侮。國人應盡之天職也。但戰事非人人所習。戰區非人人可至。故能戰者禦敵。不能戰者任輸送。任交通。任工程。任衛生。無一非衛國。卽無一非義勇軍也。第其編制不一。已否實行參加戰事。亦匪局外所能盡悉。茲特就各報所載者備記之。以見吾民同仇之壯志云。

上海已成立之救國義勇勵志社。自滬市長接受日領要求。已於一月廿七日。諭令解散矣。迨戰事既作。該社遂預備參戰救國。其第一部隊。已遷入方浜路廣福寺。廿八日。往報名者。已踰三百人。

上海市工會。現着手組織輸送嚮導衛生等隊。並將各工會集合二千人。由總會委員李永祥。率領向十九路軍。接洽參戰。

復日學生軍一排。二十八日。往投七十八師。已由翁旅派其在後方擔任宣傳。

國民救國會已將義勇軍一律改稱國民救國軍。實行參戰。現有約五千人。分駐閘北太陽廟一帶。

上海市民激於忠憤。紛紛求請軍事當局。准其入伍。聞十九路軍已允其請。分組抗日決死隊三大隊。第一第二隊已編制就緒。開始在閘北活動。至第三隊則就義勇軍勵社改組。

滬東民衆見日軍無端犯境。殊深憤恨。自動組織便衣隊。數約三百人。由隊長孫華山率領。於二月一日晨一時。在江灣路附近鄉間集合。擬向日軍防線進攻。適有被十九路擊退之敵百餘人。由江灣引翔港方面潰退。便衣隊當即迎頭痛擊。當擊死日兵三人。便衣隊死七人。傷三人。戰約半小時。日軍敗退。向引翔港江邊登艦。二時半。我隊開向引翔港。擬奪回日軍佔領之五區四分所。行至離所半里許。爲敵所覺。即開機槍掩射。我隊只攜手槍大刀等。無力抵抗。即卻回。

按乃至確之事實。爲吾民奮勇殺寇之先聲。殉者七人。當求其姓名。馨香以祀於國社。

上海各大學義勇軍。准於二日下午一時。齊集西門少年宣講團。以便整隊開赴前敵。

中國退職軍人抗日義勇軍。於一月卅一夜。遇敵軍便衣隊於青雲路。曾與衝突。隊員王子清受傷。該隊司令部。現設開北潭子橋。

馮庸大學。自北平來電云。十九路軍全體軍官鑒。庸准本日率同敝校同學。直趨滬浜。濺血殲倭云云。

上海各大學義勇軍。除隨時加入軍隊。擔任後方防務外。復招募救護隊。一日之間。報名者達三百人。各中學抗日救國聯合會。現亦籌義勇軍救護隊之組織。

上海市民聯合救國義勇軍委員會。昨發緊急命令。限各分區義勇軍。即日集

中出發往前方工作。第五六七各分隊已於前日在關北工作，成績頗佳云。北伐軍舊部吳越組織華僑救國義勇軍，現已發出通電。

上海水木業義勇軍工兵隊，由隊長張世發率往真如作後方輸送交通等工程之工作。

勵志社義勇軍改編之決死隊第三大隊之第一隊，已奉十九路軍命令開赴前線擔任衝鋒工作。

各大學義勇軍五百餘人及救護隊三百人，已奉翁照垣旅長命令集中太陽廟，現由該軍代理司令顧懋剛參謀兼指揮連丕烈率領一批出發，悉開前線。後方則由甄極星孫昌基留守。

市民聯合會義勇軍五百名，由總指揮王屏南率領開赴關北，經十九路軍予以救國軍名稱（第十一中隊）至給養等，則由市民自籌。

市聯義勇軍委員會即日組織救護隊赴各區工作，計分二十五區，總共一千

餘人。工人義勇輸送隊，共五百餘人，已投効十九路司令部，擔任輸送兼及掘濠膳炊等工作。總工會令全市工人，分三組擔任後方工作，一擔任搬運陣亡屍體，一嚴密查察敵方浪人，一協同警察，維持後方治安。

抗日決死隊第三大隊，由漕河涇轉赴前敵，已由十九路軍按名發給槍枝。又郵工義勇軍，亦陸續開赴前方，擔任遞送交通工作。又市義勇勵志社，現歸十九路軍七十八師指揮。

退職軍人義勇軍，前晚在天通菴斃敵廿餘人，連日擴充部隊，參加作戰。該軍司令六八老將仇鸞燮氏，已委任邱維明爲六師師長，吳淞珊爲參謀長。張蕓根爲第二旅旅長，司令鄒毅開北平江公所，卽日集合所部，在開北助戰。邱師長卒業美國彙司龐得海軍學校，回國後久任軍職，學識經驗並裕云。

按吾國連年內戰，退職軍官退伍兵士，遍地皆是，但與其爲一黨一人殺同胞，曷若爲全國國民爭國權，且作戰既富經驗，臨陣必多勝算，爲一身名位

計亦宜同出此途矣。

十九路軍新編之抗日決死隊，共二十二大隊，已委定各隊長。計第一隊王達文二隊徐振華三隊王兆奎四隊謝剛五隊范光正六隊楊建平七隊劉剛八隊劉文誠九隊周慰唐十隊廖秀山十一隊王星福十二隊席文瀚十三隊劉新荆十四隊王震十五隊毛羽豐十六隊官天行十七隊周恆升十八隊毛開十九隊胡庭二十隊陳寶之廿一隊魯鈺珊廿二隊吳國章另設諜報隊及參謀等處。

按吾民近習國家有事，恆羣起結社集會，以謀挽救，出自忠憤愛國者固多，而假此樹名圖一己之活動者亦復不少。其藉以射利，或少年興高，趁此跳盪者，更勿論矣。積習既張，社會羣衆，遇是類舉動，輒懷疑沮，實心愛國之士，且羞與爲伍，蓋可慨也。上記各條，固非此類，殺敵致果，已箸實績，足一洗而向來空言之恥，望我同胞，聞風繼起，共拒暴寇，箸者不敏，執鞭以竣之矣。

又如請願宣戰壯舉也。亦苦心也。而學生赴京。必強乘頭等車。叱逐旅客。似乎有背初衷矣。箸者去年十一月北上。經浦口。遇學生請願團歸。在車中歌笑自如。有西女士旁睨而笑者。吾爲赧汗。及翌晨至臨城。羣呼嘯下車。爭購市脯餅餌。擾攘之狀。匪筆能述。是望有心人一矯正焉。

國民勞軍記

此間中學聯合會。昨開十校聯席會議。議決撥基金二千。犒前敵軍士。並組織慰問隊前往慰勞。孫哲生氏捐款十萬元。派陳慶雲氏攜至前敵。爲十九路軍犒軍費。女界慰勞會代表黃宗漢氏以五千元餅干送給前敵將士。陳銘樞夫婦組織愛國軍人救護隊分六隊出發前敵。南市源昇久豐兩錢莊同人醴資二百元。送犒十九路軍。〔此商家首先捐資者故特記之〕一月廿九夜。有義士特送麵包一百包至前敵。廿九銀行界派代表送十九路軍犒軍費五萬元。西顏料業同業公會備麵包五千包。罐頭筍三四千罐。送犒前

敵軍士。以上爲戰事初起首先出資或備物勞軍者。同時成立勞軍會者。則有婦女慰勞護國將士會。婦女救國大同盟會等。

上海電氣實驗研究會購送麵包二百磅。上海地方法院除捐廉外特捐二百餘元購送慰勞品物。交通大學學生人捐勞金一元。中國墾業銀行捐送一千元。紙業公會捐送二千一百十元。商業儲蓄銀行同人捐送四千元。三新廠捐送一千一百十二元。王梓康會計師事務所捐送銀二百兩又廿五元。義品銀行捐送牛肉餅干等。義大號送食物五大箱。藥材業公會購送物品值六百元。建築協會捐送牛肉一萬罐。鹽務稽核所同人先送二千元。紅十字會收到勞軍食物甚多內有八齡幼女送餅干二包謂係其母予彼點心者。海甯路一苦力持太餅四斤送與傷兵。廣肇公所初次捐送物品值一萬元。以上皆二月一日前繼起者以後多不勝紀只記其多數及殊特者。

中華勸工銀行捐送牛肉千罐餅干五百斤麵包五十袋。印度人蘇嘉生五元。三陽南貨店捐送大油包二千四百支。一月卅一日委託童子軍送往前敵計藥水棉花百六十磅藥水紗布卅磅麵包大餅二千三百五十件。西萬興棗糕五千塊。市臨時救濟會者乃江蘇國難救濟會中華職業教育會生活週刊教育界救國聯合會銀行公會交易所公會所共同組成者也捐送食物七大車。由張嘯林許克誠等送往勞軍。會計師公會在建築會所基金撥送三千元。潮州旅滬同鄉會捐送物品值六千元。報界工會先送麵包一萬個。上海市商徵集勞軍物品第一辦事第一日收現金八萬零八百卅三元星期日亦收到一萬六千零六十三元。第二辦事處收到食物用物多不勝記。報紙有清單。華商電氣公會捐送毛巾六百條。麵包四千包。牛肉四百罐。餅干一千元。方企賢個人捐送饅頭一萬鹹菜二百斤。廣東俱樂部送汽油一百聽。吳淞全鎮市民捐送房租一月。有陳君末署名者捐助銀一

萬元。上海國貨工廠、潮州同鄉會各捐送汽車兩輛。盛燮生捐送汽車一輛。機器腳踏車一輛。金宗誠汽車一輛。某汽車行華人捐送汽油四百聽。新藥業捐送藥品甚多。新開路斯文里房客自動捐送二百卅元。江海關華員第一批捐款一千七十元。中學抗日會又送牛肉一千磅。四川同人會送火油一百聽。電車工人先捐送三百元。印刷界志士楊錫元賣產勞軍銀三百元。妓界三女子捐送毛巾千二百條。帆布鞋四十雙。爪哇公局一萬元。史量才一萬元。澳門銀業同福堂五千元。金門會館一千元。陳延謙二千元。小呂宋華僑救國會一萬元。香港正頭行一萬二千元。普益商會六千元。舊金山華人會一千二百三兩。眼鏡業捐送風鏡七百付。某聯合會一千元。律師公會三千元。德商美狄根洋行捐送大批醫藥品值一千七百元。香港電陳濟棠談廿九日匯小洋廿萬元卅日匯大洋廿萬元。廣州銀行公會捐助十萬元。江蘇高等法院及上海第二特區法

院職員捐一千元。哈瓦斯二日渥維大電坎拿大華僑集資數百萬僅溫哥華已捐得一萬六千美金此種匯款以爲民國禦侮之用又西部坎拿大銀鑛所出之生銀十噸值十千美金亦將設法匯來。綢緞業勞軍費先送五千元。甬同鄉會捐集之現金食品亦多不勝紀。駐中閩南商人捐送一千二百六十八元。康亮卿家女傭劉蔣氏五元。水果業捐送跑鞋一千二百雙雨衣三百件黑棗四千斤。法公董部華員捐送毛巾一千二百條牛肉一千八百罐麵包五千個餅干五百箱。紗布經紀人捐助二萬五千元。物品交易所經紀人捐送軍用水壺一千隻。汪裕泰茶捐送汽車一輛汽油一百卅聽。李宗黃捐二千元。岑春煊捐一萬元按岑君比歲以來房產變賣一空幾於無費養老乃能毀家勞軍諸大軍閥坐擁厚資者能不愧死。楊嘯天夫人等捐送絲綿背心一千五百件。滬甯滬杭兩路同人捐途一萬元按滬甯路被燬後聞薪金欠發而同人乃能踴躍捐資久任交通在公共租界張園一帶

置房產二千餘萬者不聞捐助毫釐眞非人類矣。律師公會開會議決捐款至低限度爲十萬元。閩南旅滬商人續捐一萬元。跑馬總會同人共捐二千七百六十二元。棉布公會一千一百元。貝潤生捐助一千元。銀行公會連前載共捐銀十九萬元。許州甯紹旅民捐匯五百元。潮州同鄉會又捐雨衣三千件絲棉背心三百十六件鐵三百担。北平燕太教職員捐匯一千元。菲僑續匯三萬元。粵港商民聞已集得勞軍費二百餘萬元。又北平各界抗日會捐匯五百元。八屬三邑會館華僑有匯卅萬來滬勞軍之說。菲律賓華僑款十五萬元勞軍。美洲福太總理黃德清洲匯濟五萬元。坎拿大華僑匯二千五百元。美國杜路斯華匯二千一百廿兩。有平性居士書告國人組織酬恩會並倡捐五百元。軍裝會同業捐送一千元雙輪足踏車十四部跑鞋二千四百雙棉布背心四百件。太古洋行華員共捐送一千七百餘元。紐約華僑匯一萬元。天津庸報匯二千元。杭州麻瘋院病

友捐卅一元 三友社捐送一萬二千九百餘元 徐慶堂李詠棠王舉孫各一千元 小販江裕德鄭振鐸各五元

按以上特舉其大數及殊特捐款者記之。嗚呼！一漏百知所不免。就所記觀吾民憤日寇之橫暴，愛我軍之衛國，其心切，其志堅，其氣壯矣。有此忠勇之軍士爲前驅，同仇之國民爲後盾，而猶欲不貫澈抵抗主義者，其爲賣國通敵，誠百喙莫辭矣。抑吾尙不能無惑者，則除華僑粵商與就地市民，勞軍踴躍輸將恐後外，其外埠士商匯款來助者，僅燕大教職員，天津庸報，許州甯縉同鄉會等數注，已覺寥寥若晨星。至當道諸公，或久縮權要，或坐享華廩，而除孫哲生君勞軍十萬外，他無一聞焉。豈自居於同仇敵讎之外耶？抑視此爲弗關痛癢耶？吾謂諸公稍節其宮室車服，餼博狎邪之資，足供半年拒敵之費而有餘。此半年中，倭人內變必作，彼變作，我之桎梏脫，網羅解矣。是諸公昔雖賂諂於素餐，後猶可收譽於輸粟，桑榆之補，吾跂望之。往著者嘗游三

韓矣。其富家巨室。受日人賸削侵賊之狀。實非楮墨可罄。有故王室李某。及世爵金某者。皆漢城富室也。自日韓合併。日官廳既勒取其鉅資。而彼奸僮浪人。又假開公司興實業。以騙蝕之。知爲騙局矣。訴之法庭。事固不得直。更追訟費。今李已自殺。金則設小肆賣菸草爲活。吾望全國同胞。勿視此爲上海一隅事。不幸而倭人得志。其賸削侵賊我。正與施之韓人者等。今十九路軍暨五路軍將士卒夫。舍身家忘生死以爭者。卽爲吾同胞。爭免他日受賸削侵賊之苦也。升天堂墜地獄。在此一關。望吾人其速興起。勿任右所舉之女傭小販。專美於前。更勿任慷慨助我之印人德商。匿笑於後。庶幾乎全吾四千餘年開化最先國民之人格矣。若夫潮州甯波同鄉會。上海市商會。諸君源源傾助。募集奮發者。我國人尤當奉之爲圭臬也。噫。

日軍暴行記

一月卅日。有甬人任秀春者。居橫浜橋。友人肆中。日兵誣指爲便衣隊。反縛至

狄思威巡捕房。旋押至日兵營。先幽禁一室中。室內先有華人卅餘。旋提出拷問。先由敵兵拳足交加。繼由彼軍官傳令按於地上。大加鞭笞。其實彼我語言不通。亦無所謂訊問也。至下午三時。始在手背畫一黑圈。將其釋出。

按戰後敵軍此類暴行。多不勝記。以此爲開宗一章。故特書之。且以見工部局任其佔踞租界之達理失計。至軍事期間。拘捕間諜。亦事之常。特無端加諸平人。已屬蠻橫。况語言不通。並未訊問。徒事淫刑。是其有意凌踐吾民。並非爲軍事上之防範也。

中國公學教授何耀華。及周建人。任白濤夫人。同居橫浜橋景雲里。忽有日兵登樓。向各人身上搜查。見案上有日文藝術論。詰以何故敢藏此書。何卽據理答之。仍被拘出里。路遇一持鐵棍之浪人。將周頭上猛擊。周卽倒地。嘔血。繼又將任夫人歐打。然後一同解至日本小學。拘留室內。凡三小時。乃由彼軍官嚴厲拷問。何再三剖辨。始得釋出。周現尙未愈。檳榔路十八號敵海軍司令部。

見華人形跡稍異者，卽拘拷。若言詞遲鈍，或無職業者，卽槍殺。殺後將衣服剝去，屍首拋藥水池中。虹口浴室，忽來敵兵一隊，將浴客全數綁去。中有捕房下差華捕二人，綁至司令部門首，見彼方正以麻袋運運兵屍上船，隨將該捕易以和服，飲以藥酒，幸其機警，吐去大半，未失知覺。見有西捕路過，大聲呼救，述明號數及職務，乃被救出。但飲藥酒後，足力甚軟。又一捕則中毒深，現尙在救治。據所述如此，情節頗怪。有人謂彼無名與師，國人多有怨言，是類行動。蓋將綁去之人，易服殺害，裝運回國，謾稱彼族爲我所害，以激其國人之怒，其殘忍離奇，真匪所思存矣。

一月廿九日至二月三日，北四川路一帶，被難人民，爲敵軍槍殺者，凡四十餘人。捕去不下生死，與未知下落者，不知凡幾。

紅會某職員云：一月卅一日晨，在虹口救護難民，突來日軍一隊，逢人凶毆，有一十齡幼孩，被敵在身上搜出小洋刀一柄，卽用以猛戳，此孩立卽斃命。

紅會第二救護隊隊長薛振翼云。據一傷兵談。六三花園。有敵便衣隊四十餘人。劫去三女學生。輪姦之。死去二人。我軍馳往。將敵擊斃。始將一生救出。現送虹口某醫院醫治。

吾友饒子祺。住中虹橋。四戶共居。戰作。卽議遷移。同住一留美學生顧姓者。力言日人久受歐化。自有相當程度。租界斷無危險。乃二月五日正午。突來日陸戰隊便衣隊二十餘人。不問情由。將男女十七人。一併拘禁。日本小學。凍餓一夜。次日午。始有一海軍軍官。及一藥房商人同來。（作通譯者。）逐名詰問。幸饒顧均素識此藥商。始獲放出。中一湘人。家有軍服。強指與軍界有關。當詰問時。便衣隊在旁。以木棍頻頻擊之。並將其僕人縛在樹上。以皮鞭重抽。當饒釋出時。此湘人尙在禁。生死未卜云。

紅會救護隊員得彼方總領事許可。派日員同往。詎行至蘆路。遇彼哨兵。卽呵阻。經日員通知。竟置不理。舉槍欲擊。該隊員只得卻回。

大陸報云。日軍所捕中國俘虜。禮拜日。有一百五十名受極刑。其死法。先將手槍壞其後背。然後拔機射死。又載一華童。俯身欲拾一石片。當被日兵擊死。小沙渡路日華紗廠。前有小工十三人聚談。忽被敵陸戰隊趕上。以槍刺亂戳。逃去者即開槍擊之。十三人同時畢命。

電話局職員朱某。被拘放出。據云。在武昌路三元宮。親見日兵縛一婦人。將其乳頭割落。又一男子。眼珠墜於眶外。

粵人李姓。餅師也。家在義品里。一月卅日。冒險攜其家小。欲逃入租界。突遇敵兵六人。先開一槍。將李妻擊倒。李女擬將其母扶起。亦被彈倒地。李即飛逃。敵亦後追。幸遇我軍軍士。開槍卻敵。其妻女生死。則不可問矣。

棋榔路十間房居民。被日軍殺傷。棄屍蘇州河北日華紗廠對面河邊。凡男屍十二具。均遍體鱗傷。今已查得姓名。一郭有正。清江人。二沈長芳。阜寧人。三丁麥堂。泰州人。四張錦堂。阜寧人。五王懷雨。阜寧人。六許義。阜寧人。七崔炳裕。阜

寧人八潘正金。淮城人九王鳳才。阜寧人。餘三人尙未查出。

老靶子路口五洲藥房。被敵軍搗毀。隨將店員檢查。並將店主項松茂捕去。至今尙無下落。

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暨南大學。均爲敵機以巨彈炸燬無完。

虬江路寶通路寶興路天通菴路一帶。及江灣全鎮吳淞全鎮。廟行全鎮。均爲敵炸彈大炮。毀爲平地。蓋不在戰事區域之地。敵機亦隨時擲彈。戰區被禍之慘。自勿論矣。只閘北一區。所燬房屋。達六千幢云。

持志中學。及法學院。同濟學院。均被其焚燬一部分。

字林西報載。美兵在海防路。遇武裝日人兩隊。向華界逃難之民開槍。槍彈由美兵頭上飛過。經美兵拘獲九人。又美兵防區內。戈登路一百零二號。日人槍斃華人二名。外白渡橋蘇州河轉角。一華人正過橋。日人開槍。將其擊倒。復將其拘送日俱樂部。又中國汽車夫一名。在百老匯路。爲日兵擊斃。日陸戰隊攔

查行人遇華人答對少遲者。卽拘送戰時防所。下落不可知也。其後備隊更爲蠻橫。有西捕頭見日兵無故向華人叢中開槍。又百老匯路。臥一中國男子之屍。滿身皆刀與槍刺之傷。上海商團日隊員。曾用槍刺刺傷一無辜之華人。復將其同伴。綑綁入一貨車中。

大美晚報載。德人皮克夫婦。英人克利恩。又愛理斯夫婦。與其兩童。寓虹口花園之林肯里。陷戰區五日。始得出險。據謂日人突攻闌北。彼等雖請諸日當局。而毫無效果。意欲逃出。非爲日便衣暴衆所阻。卽爲日水兵以槍刺逐回。皮克因其本國領事。囑其勿以一切情形。告知報館。克利恩尙未晤其領事。曾述其窗中所見慘狀。令人閱之心酸。克曰。滿街死屍。羣犬爭食。吾人開槍。犬仍不散。但見一黑影蛇行入屋。縱火。室中華人奔出。卽遭槍斃。有男。有女。有孩童。對街華商店主婦。抱一嬰孩。正欲離店。卽斃擊倒。次日睹之。猶緊抱其子。臥地呻吟。始由吾僕救起。(揚州十日記。無此慘狀也。持不抵抗主義者。讀此亦稍動心。

否。華人欲移屍歸去者。輒爲日人用來復槍機槍轟擊。又云日人非常殘暴。遇見華人。或棍擊。或槍戳。或彈炸。雖幼童亦不能免云。

大美晚報載。前月卅日。衆西報記者。往北四川路查視。日海軍才猛攻闌北。忽一大貨車。由日軍保護。滿載引火物。由靶子路向奧迪安戲院衝去。後又有大車數輛。滿載煤油。當得數西人報告。日兵到處問蓋司林。隨聞戲院後一汽車之添油被掠去。西報記者。得此消息。卽刻向北查看。該戲院附近之店面。已被焚矣。視其火勢。實是由人潑油燒成者。日軍旁觀甚樂。工部局救火會往救。日人又加阻止。其放火已可證明矣。其後天津日人通訊社。傳出電訊。謂此火乃中國便衣隊所放。日本新聞記者。如此無恥。實屬可恨。又公共租界工部局消息。上星期五。日本報界公會。發表聲明書。謂租界巡捕。及救火會員。自動的暫停其職務。此無事實完全不符。巡捕既因無法行使職權。而救火會。乃係應日本海軍當局之請。而停止職務者。云云。

至其對於外人亦時侮辱。如德柏林畫報駐滬記者艾烈爾女士。曾被拘入陸戰隊司令部。字林報載美國十五齡童子強生。居施高脫路。日兵忽入其室。將其拘去。美萬國影片社駐申記者許果。白禮教。嘉倫。李星衢。在北站攝影。爲日兵開槍阻擊。幸許等機警得逃去。然此四人均係日軍當局給有護照者。亦幾遭險。其無理可想。

紅十字會美女醫士某赴真茹。上午十時。在暨南大學門前。爲日飛機所見。用彈猛擲。將汽車炸翻。女醫士傷一臂。地亦炸一大洞。

美副領事。在虹口地方。亦曾受日軍侮辱。現已由美總領與嚴重交涉矣。

按敵方所藉以愚惑歐美諸與國者。卽謂吾族野蠻也。不圖戰事發生。吾軍人既守約尊重租界之中立。不予日軍以深追。其遇外人。彬彬有禮。亦絕無此類事發生。宜美報之屢致頌揚矣。

按敵軍以大炮轟擊。飛機擲彈。雖云殘忍。然彼此既取對敵行爲。尙有可說。

至其在戰區外殺人縱火。已野蠻無理可論矣。更藉租界爲軍事根據地。卽在此地內。無端捕人。動輒數十。渺無下落。派兵放火。且阻止救火隊之救護。擊斃之人。復不准收屍。以飽犬腹。凡此種種。直同野獸。無絲毫人性矣。遭彼殺害之人民。焚燬之房屋。茲之所紀。不過什一。倘政府取抵抗主義。堅持到底。將來統計既明。自有負賠償責任。如往日德人追悔不應酷待比利時者。否則任彼殘殺焚掠而去。吾人寃沈海底。此恨綿綿無絕期矣。對淞滬若此。東三省在彼馬蹶下者。其慘狀更可想像。嗚呼。吾記至此。熱淚霑臆。聲嘶氣結。當路諸公。太平無事。受國人金錢之供億。居則華屋。出則安車。當今之時。彌望焦土。纍纍伏屍。其幸得餘生者。非股傷體缺。卽窮餓無歸。諸公堂廉高遠。未必獲見。讀吾此記。彼其心房微動乎。若竟擬諸罪言。吾亦奚辭。

國軍請纓記

著者草是記。有一前題。以告讀者。則我中華民國。過去二十年中。過承軍

闕之賜。故一言及兵。未有不痛心疾首者。然進窺其竇。軍闕固亦良苦。蓋軍官之升黜。不憑戰績。而憑實力。不憑輿論。而憑地盤。人孰不希升擢。遂皆瘁心勞力。以爭地盤。擴實力。遵斯道也。在往日則師長可督軍。督軍可巡閱使。巡閱使可正副總統。在今日名目雖異。情實正同。然地盤實力有限。軍闕無窮。勢不得不弱肉強食。饜餓兵力不充者。恆受宰割。此風創於羣棍割據之四川。漸推及乎全國。苟爲軍闕。必充備饜餓兵力。此資何出。則榨取吾民之膏血。既相爭攘。內訌以啓。戰費安出。則敲取吾民之骨髓。吾民至此。烏得不痛心疾首哉。且具此原因。故諸軍闕。皆務保實力。以防人之宰割。務守地盤。以備人之攘奪。若言對外。損失必大。衛國之休名未立。而一己之實力地盤。先恐難保。况乎師法晚唐五代。偏裨可代主帥。子弟可稱留後。居然世業。孰肯棄之。獨我忠勇愛國之十九路軍。首破斯習。奮其孤軍。以當虎狼之日。更有我俞師長濟時。投袂繼起。於是向之痛心疾

首於軍隊者。易爲犒軍。驩頌。稱揚感悅。吾以爲聞風興起者。必大有人矣。孰知響應之電山積。赴援之師渺然。豈猶不能忘情於實力地盤耶。抑必待所謂整個計劃完成。然後出發耶。而惜乎強橫黷武之大日本帝國。不我待也。雖然。人之好善。孰不如我。袞袞諸公。鷹揚豹變。必有追蹤俞師。以挽此奴劫者。吾且拭目俟之矣。

第八十八師師長俞濟時。奮起赴援。於二月十三日全師達滬。卽日蘊藻之戰。卽出兩團參加拒敵。結果兩軍合作。遂將敵軍完全擊退。忠勇之聲。繼美十九路軍而起。茲錄其出發原電于右。

慨自九一八慘案發生。舉國惶惑。世界震驚。遠戍將士。感泣時深。而我政府。始終本和平禦侮之旨。冀求國際公判。乃者正義尙未得申。而倭禍愈演愈烈。始而虛言恫喝。繼而各處慘案。威逼而來。既佔我遼東三省。擾我津沽。猶後得寸進尺。不惜破壞和平。蹂躪我萬商雲集之滬浜。封承長蛇。鯨吞之象。

畢露。濟時等參列戎行。救國具有決心。以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亡國失地。尤爲軍人之大罪。一痛心之言。亦復正義凜然。同負此罪者。其亦有感于斯言乎。是以噩耗傳來。義憤填胸。眦裂髮指。值此國家存亡關頭。爰本中央團結禦侮之旨。請命殺敵。現已全部開滬。聽蔣總指揮光勳指揮。誓與十九路軍親愛將士。喋血沙場。生死與共。以爲中華民族。爭固有之人格。寧爲戰地之鬼。羞作亡國之民。已殖他族。實逼處此。尙望我各界同胞。念祖國之將亡。禍至之無日。凜皮不存。毛安附之戒。痛神州之陸沈。閱華胄之奴隸。各竭能力。共挽國運。不使臥榻之側。他人鼾睡。彼獠雖狡。終爲鐵血正義所降服。則區區島奴。何足懼哉。仗義陳詞。還希垂察。師長俞濟時副師李延年旅長錢倫楊步飛王廣宋希濂同叩。

此師向屬第五路軍。既已慷慨誓師。振戈而前。隨即奉到命令。五路全軍。旋由軍長張治中率領。亦出發前來矣。

陷日據新編六十軍第三師陳印潭通電。謂當率領東海沿岸及通海一帶所部。集中相當地點。以接應十九路軍。並聲明無權利希圖地盤爭奪云云。但目下開到何地。未見後文。

當倭人發難此間。孫科等於卅一日。致電各方請援。除何應欽覆稱。現有全盤自衛計畫。決不屈服外。其餘則陳調元徐源泉東電均謂枕戈待命。(目下似尙未得命。)張鈞世電。謂當率數萬健兒。與倭奴一決存亡。

自十九路軍應戰通電發出。來電響應者。劉峙卅電。則謂誼切同仇。誓爲後盾。現已應備一切。靜待後命。陳繼承世電。則謂分屬軍人。何甘坐視。理當環甲執兵。以爲後盾。張勵生世電。則謂一俟奉命。卽當追隨左右。蔣伏生電。則謂已請命上峯。誓作後援。楊虎城齊電。則謂憤切同仇。決爲後盾。毛光翔微電。則謂積極準備。請命中央。聽令前驅。白崇禧陽電。則謂此間同人。業請命赴援。第三師豔電。則謂請纓待命。願爲前驅。卅師佳電。則謂願率健兒。作公後盾。八十六師

枝電。則謂謹當淬厲以効前驅。孫連仲支電。則謂志切同仇。願効前驅。宋天才支電。則謂已電請纓。願率健兒。爲國前驅。顧祝同庚電。則謂當率軍民。誓爲後盾。又雲龍東電。則謂謹率同志。誓死抗日。爲公後盾。袁元庚電。則謂謹率所部。願効前驅。

馮玉祥李濟深朱培德復孫科陽電。略謂十九路軍拒敵。中央同人。至爲嘉慰。並已積極籌畫。必不使孤軍陷於無援之境。又謂玉祥等備員中央。此次決定大計。曾參末議。誓竭心力。以共艱危云云。

按此電可謂明白切實矣。而吾有不解於馮公玉祥者。其往事之朝捧場。夕倒戈。可勿論矣。自擴大會議失敗。伏處山西。舊部軍官。無人擁戴。已成不可掩之事實。此次因國難南下。第見其四面奔走。各處演講。自號民黨信徒。而所倚以拉籠各方者。則醜詆中山之曹亞伯也。自謂能指揮舊部。而韓宋梁龐之倫。曾無一電之擁護也。初至此間。諸界歡迎。開宗一語。卽謂此來以拒

寇爲宗旨。今則寇至滬濱。已彌月矣。而此自認拒寇之馮大將軍。初未一履戎行何耶。所謂積極籌畫。不使孤軍絕援之言。果能一踐耶。夫實行乃能持久。虛聲終歸無用。與其服工人衣。以震動無識。曷如服兵士衣。以身臨前敵。若夫奔走聯絡。演講周旋。固政客長技。公雖竭力摹效。亦東施之鑿耳。責備賢者。聊發斯言。

曰崇禧復本市各團體電。則謂本集團抗日先鋒之四軍由邕北上。早抵全州。迭電中央請命。以利軍行。迄未奉復。使我四軍救國熱忱。無由實際表現云云。（按此自非空言。）

張之江曾電蔣請纓援滬。此人重信義。無僞飾。往日作戰。亦著聲績。惜其名爲綏靖督辦。而實無一兵也。

其傳聞已準備出發者。則楊愛源在天津告新聞記者。謂晉軍已準備出動。盧興邦電孫哲生。謂整隊待命。湖南預備歡迎張發奎所部。而滇黔兩省。則已電

四川會商出兵援滬。其聲勢尤大者。則四川一省。漢口卹電。謂川將領決調六師抗日。且指明劉湘劉文輝各二師。楊森鄧錫侯各一師。重慶寒電。謂黃瑾懷族長。招募義勇軍敢死隊。決隨川軍南下。重慶又成立救國討論會。（佳哉名也）舉劉湘爲會長。又成都電。劉文輝連日在省府及軍部會議。決定先派兩師及特科一團出發。並通令所部。此次開拔費。概由軍款下開支。不向中央請領。其電中央。電各方。情詞更爲慷慨云。

按從來國家有事。發言最先。響應最捷者。莫如四川。然實際上卻絕不發生效力。不過自旅長以上。羣遣代表。奔走四方。其代表則爲其主官乞饒。乞械。乞名義。兼爲其本身乞官。或懇求。或恫喝。百態盡備。以老滑之孫馨香當之。且有聞風頭痛之語。他可知矣。彼中將領。割據自雄。於外情茫然莫辨。第欲藉事陽附中央。博取名義。以壓服同袍。故主持正誼。劍及履及。誓衛國家。義無反顧之一類電文。其祕書處皆擬成刻板文字。一遇事故。簽行立發。事實

如何了不過問。蓋自團長以降。分地自守。各有封疆。甲若出兵。地卽爲乙據。孰肯效忠。致失私產。曩日情形若此。故天津大公報。上以魔窟之徽稱。今茲所傳消息。抑改良實行耶。抑仍襲故智耶。吾烏從而辨之。諸公而慨然有雪恥實行之心。請於師旅未出之先。姑先挹護商預征種烟賣煙諸款。以濟此血戰救國之十九路軍。則羣謗自息。省格自高矣。

又各學校軍事教官。同發真電。謂明令調赴前敵殺賊。署名者。爲交通大學阮略。同濟大學何良信。法政學院熊宣。張域。李蔭。邱世傑。江南學院彭漢勛。大夏中學曾朔平。上海中學曹文華。暨南大學蕭學淵。周家。中法工學院邱健民等。而湘人周震鱗等。贛人徐元詰等。亦同時電促何鍾熊式輝赴援。

箸者。按上紀各電。至近者。亦二十日前事也。豈此二十日中。所枕之戈。所整之裝。尙無一備。卽先頭部隊。亦不能出發耶。吾知必有以未奉命令爲解者矣。然中委蔣介石先生。固於十九路軍應敵之翌日。卽急電各軍官各軍學

同志。速行準備。誓與暴倭周旋矣。豈蔣公此電。尙不足代命令耶。設不足代命令。則電等空言矣。以蔣公國黨偉人。軍民領袖。當不爲此無謂之空言。况推政府意旨。實外示和平。內決禦佩。自不能徧發明令。致同宣戰。所以十九路軍。自動拒敵。政府卽從而嘉獎之。俞師投袂繼起。政府更從而遣派之。奈何我糾糾干城之諸將領。不遵蔣公之急電。不默體政府之深心。迅卽共起殺敵。猶徘徊觀望。坐失戎機。俞師長前電所謂亡國失地。軍人大罪。諸君所宜發一深省。又蔣公向以國府主席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猶之君主立憲國。以皇帝兼海陸軍大元帥也。全國軍隊。皆其部屬。故此電乃發令。非請命也。是記既題曰請纓。未敢僭登。讀者諒之。

論著類

◎論日軍破壞租界中立將永遠危及各國僑民

各國創立租界於我津滬諸埠。其取得之手段與理由。吾不欲深論。而究其目的。則欲本國僑民安居界內。不逢意外。固要點也。當前清光緒十年。中法宣戰。事亘十箇月。安南與桂閩台灣。並罹鋒鏑。而上海法租界。固晏然也。我國既未嘗臨之以兵。法國亦絕不借此爲軍事上之活動。匪特秩序安甯。卽置鐵網。阻交通諸現象。當日亦未曾有也。何則。交戰爲一事。其戰外商民。安居租界。又爲一事也。迨光緒卅年。日俄戰作。俄敗退艦隊。有駛至上海者。其時公共租界當局。俄固一份子。然絕不容俄水兵登岸。其艦隊隨卸去礮械。以尊重我國之中立。亦絕不致借租界以活動也。今則何如。敵軍指揮作戰之司令部。設於公共租界。拘禁吾民之獄。置者公共租界。其海陸軍將士器械登岸。及出發攻擊。與

夫安置射擊我軍炮位之地。亦無一不在公共租界。公共租界者。直日本之軍事根據地也。以事實理由論。辛亥以降。滬南開北。屢經內戰。我國士兵。從未侵犯租界。雖目下各國同患之共產黨。或時有示威宣傳舉動。而毫無關乎戰事。租界當局。每值開戰。必調重兵。設巨砲。已少近小題大做矣。不圖此次。工部局竟以蘇州河迤北虹口之地。全讓日軍。日軍破壞中立。借以攻擊我軍。工部局固未詰問。即其阻止巡捕執行職務。阻止救火隊員救護火災。明明對工部局之職權。有所侵害。而工部局亦不能問也。何工部之巽懦。一至此乎。其解釋之言曰。公共租界政局。由各國共同組成。日本其一也。各國有派兵入界保護僑民之權力。日本亦有也。當時以虹口日僑獨多。故聽日軍駐紮。至其後日軍借作軍事根據地。則工部局無法制止。蓋工部局本身。實無直接制止軍隊之權力也。斯言也。不特貽工部局以畏強禦蔑公道之污點。且足使居留此間之二萬僑民。永遠抱其驚恐。蓋軍事根據地者。對敵方面。勢所必爭者也。日軍可由

此進攻。我軍即可向此追襲。日軍可由此發噉。我軍即可向此還擊。日來我軍於臨陣追敵之際。仍不忘租界中立之約。從未攻進虹口。不聞工部局有感謝之言也。我虹口商民。平日納一分四釐之月捐於工部局（牌照車捐等在外）。今日乃不蒙工部局之保護。一任日人縱火。拘人。殺人。而因此引起之噉子。與敵機所擲之炸彈。其禍害更不可預計。而不聞工部局有道歉之言也。何工部局之疏略。又至此乎。若謂工部局意存厚薄。吾不敢信。但其初也。誤認日軍爲文明。我軍爲野蠻。其繼也。以吾人無自衛能力。必不敢抵抗。戰事即無由發生。故不吝以虹口歸諸日軍。今則彼所認爲文明者。暴行昭著。不但殘賊華人。抑且侮辱歐美人。復均出諸西報之紀載。而彼所認爲野蠻者。則始終尊重租界中立。未嘗加纖毫之破壞。而其自衛力之堅強。更勿論焉。凡我友邦。當各憬然矣。願吾所深慮者。不特戰事未已。或我軍恢復失地。或日寇再攻滬南。噉火所至。固已難言。且此例一開。勿論何國何時。一遇戰事。皆可假借租界。爲行軍區。

域則租界之安寧。從何而保。夫此數十里之大地。三百萬之居民。匪千數百之西兵。與數十尊之礮位。所真能保護也。惟其有租界中立之約。凡預締約者。互相尊重其國家之地位。與信約。故無城無塹。而儼然如鴻溝之畫。而今已矣。已爲日人破壞無餘矣。宜乎英美當局。曾發空前未有之命令。囑其僑民。至必要時。相機離滬也。蓋亦有見於中立之已破矣。不早圖補救。恐終有實現此事之一日。其危險可勝計哉。可勝計哉。

又日本軍士。特械乘車。可隨時在租界馳驟。而中國軍隊。則必須卸除武裝。此亦籌者所不解之一端也。

◎論我能抵片至半年以上日本必發生內變

國內多事。民氣激昂。則假題外交。或竟引起戰事。俾民衆移其激昂之心。以對外。不但可銷弭內亂。且便向外發展。此二十年前之唯一妙策。自歐戰以降。已大不適用矣。匪只不適用也。戰端一開。經濟立絀。社會黨人。乘機相煽。對外軍

隊。卽倒戈之先鋒。對外船礮。皆自殺之利器。赤俄倡之。德奧繼起。已成公例。莫或能逃。日人不悟。以其國內財用涸竭。生活日高。窮民衆多。共黨滋蔓。當四年前。聽軍閥主持。卽欲發難我國。而以民衆一致反對。立憲國家。究不能過越軌道。議遂中止。然軍閥野心不死。又值我方憤怒於濟南之事。標語打倒。經濟絕交。時有所聞。敵乃附益其詞。激彼國人。大版諸地之財閥。皆賴通商中國。以致厚資者也。抵制日貨。固所痛心。至是財閥軍閥。協以謀我。而去年瀋陽之變作矣。變作之後。殖民之利未收。排貨之風更烈。自去秋以來。對我貿易。幾等于零。其工商小民。已不免嗟怨。海軍軍閥。更進而演成淞滬之慘劇。攻戰彌月。用財幾四千萬。調兵至八九萬。死傷踰兩萬餘。於是出征軍士之家屬。因軍事征輸物品之工商。人人切齒。共黨亦日活動。而禍變猶未卽發者。一則政府尙以得滿洲全境殖民爲號召。一則其警察憲兵彈壓之能力。然此二者未可終恃也。關東三省。昔日綠林之豪客。今日抵抗之義民。遍處皆是。日人如事墾殖。卽是

自投死地。如皆挾兵自衛。則傾其續後備之兵力。亦不敷支配。况鐵道時間損掘。運貨時間截掠。工商之利。更未可卜。憲譬之力。俄德尤強。大同一變。亦皆束手。苟我政府能順民心。東收失地。南拒敵鋒。獎導義民。排貨焚船。不出三月。彼變卽作。軍閥頑強。遏制必力。反動愈烈。再歷三月。饜源斷絕。諸軍反戈。傾覆皇室。另建共和。一定之理。操券可獲。蓋其窮民慘戚。去年夏間。有煤礦工人。全家自殺者。一時社會震驚。而海陸軍士。應徵入伍。或不出本願。或雜以共黨。平時發彈極少。防範綦嚴。一遇變故。二者交煽。安能倖保。觀於彼方中立報紙之論調。及少數敵機所散之傳單。(卽此次在陣地飛散者。略謂與中國作戰。全是軍閥及資本家之策略。警告民衆。早日醒悟。並力述勢力資產階級。享用之侈泰。與貧民小工之困苦。言極沈痛。新申兩報。已譯登其全文。)蓋已昭昭若揭矣。舍此不圖。待彼事變既定。軍閥更盛。則我將永居陷井。欲拔莫由矣。邦人諸君。幸早謀之。

◎否認中立區域論

自去冬敵軍逼近錦州。於是割立中立區域之論以起。然未成事實。敵已越錦寧而趨榆關矣。至滬戰發生。此論復興。然實敵方愚感友邦之讐說。與中外人士不明事理之浮論。請得詞而闢之。蓋鄰國犬牙相錯。界址不明。有暫時歸定中立區域者。國際間互爭殖民地。致啓爭端。有暫時劃定中立區域者。有弱國被人侵略。退敗而後。和議未成。友邦居間調停之際。有割戰地爲臨時中立區域者。各國往事。大都若此。而今日淞滬之戰。三者無一焉。何爲而有是議耶。據公理論。我軍自守疆土。本我國權。他人不容干犯。我軍對於租界中立。始終尊重。卽界外外僑。亦始終安居。並侵犯我東省之日人。其商民居住淞滬者。我國軍隊。亦未絲毫加以傷害。地方秩序如常。原無責我撤軍之理。軍且不當撤。區域何由而成中立。夫國際公法。獨立國之境地。外國軍隊。本不應無故開入。我國獨立國。淞滬固我獨立國之境地。外軍開入。已屬悖理。况無端讓其代管哉。

此當否認者一也。據事實言中立區域之設，原欲暫保其地之不受兵禍。然公共租界固中外共知之中立區域也。而日軍據爲軍事根據地，行使其非法舉動。一月之間，破壞無餘。以原有之中立區域，彼且破壞之，俾受兵禍。何以知新定之中立區域，彼能不加侵害。設彼仍視爲第二公共租界也。此防守中立區域之友軍，將若何應付之。矧此中立區域之地，我交通之樞紐在焉。我國防之要塞在焉。我未戰敗，拱手讓人民衆，自不免憤怒。萬一發生意外，此防守中立區域之友軍，將據何理由以彈壓之。若即以武力遏制，是防守中立區域者，不過助日軍而取對敵行爲，名爲維持和平，實則擴大破壞。此當忍認者又一也。我本有警察（我國警察維持治安，視租界爲優，中外久有定論，即公共租界捕房亦嘗聘俄德英警官來此教練華警，今尙有多人在此供職，並箸成績。）本足維持治安。苟日人無搗亂行爲，日軍無侵略野心，關北全境國軍且無住紮必要，更何須別畫中立區域，借重外國軍。

曰我國以重兵防守淞滬者實以備暴日之侵略也無撤退理亦無讓地與他人駐軍理言中立區域者其早息喙。

◎論滬戰爲變更友邦對我態度之良機

近五年來歐美友邦對我論調之懷疑待遇之冷淡其事實固無可諱言也。究其由來則觀察舛錯居其一。因事誤會居其一。而爲目人所浸潤膚受者更其大端也。何謂觀察舛錯我國疆域甚廣而交通間阻風俗民情本難調查。至於執政之黨派社會之組織皆至複雜。雖國人且乏精確觀察。何況外族。往往以一區之開化不完。卽例諸全國。一人之論調偏激。卽推諸民衆。見我退讓。則疑爲無抵抗能力。見我匱乏。則疑爲行將破產。此其觀察舛錯。原不始自近年。而以近年爲尤甚。何謂因事誤會。往者南京之變。乃軍隊中少數不良分子所爲。而實各國歷來不平等條約有以激之。打倒帝國主義。援助弱小民族。爲各強國所同忌。國民黨則以之爲標語口號。初未實行。而羣疑環起。又以蘇俄煽惑。

一部分無識者。不免宣傳過激。其實不但政軍要人。絕無共黨。卽今日擾亂贛鄂之匪軍。亦流寇棍徒。假借名義。未必真屬赤化也。而友邦僑民。目擊長江流域。共黨標語之多。與湘鄂贛各省之匪風未戢。於是懼全國將淪赤化。轉相告語。遂成市虎。加之內爭時作。鐵路恆阻。則疑我永難統一。此其因事誤會。如勦匪遲不肅清。路政未能整理。當局者原不能辭責。然使執政得人。正亦不難挽回。而以此種種原因。遂證實日人之侵潤膚受。以彼經費充裕。外交官之交際。游歷家之宣傳。無一不優越于我。其對諸友邦。不曰我已同化蘇俄。卽曰我正仇視外人。不曰我財政紊亂。借款無著。卽曰我人心浮動。秩序莫保。諸友邦本已觀察舛錯。因事誤會。加以彼之侵潤膚受。遂構成今日懷疑冷淡之現象。吾人固不敢自居無過。而日方傳說之詞。則什七虛構。請據今日淞滬之狀況。以證明其誣我已甚。彼誣我已同化蘇俄。且實指十九路軍爲共黨。姑勿論蔡軍方在江西實行勦共。卽就其在滬情形論。對本國人民則親愛。對友邦人民則

敬重。曾有絲毫赤化乎。以眼前軍隊。彼且誣指爲共黨。其他之非共黨可知。彼誣我方仇視外人。夫自南京事變之後。近數年來。雖內戰混亂時間。而各國僑民。未嘗一遭侮辱。視敵軍於虹口拘捕外僑。歐辱美副領事破壞租界中立。誰爲仇視。不辨自明。且此次租界當局任敵軍據地攻我。聽其兵士挾械來往租界。而對我難民之來自蘇州河者。有時且不准登岸。使吾人本具仇視之心。吾恐觸機一發。已釀大變。唯其素來和好。故臨事格外容忍。事實昭然。誣虛足證。彼誣我財政紊亂。則邇年政府用財若泥沙。更決不公開。雖吾人亦不能諱言。但就經濟原理論。國家財政安危。仍以社會情況爲根據。我國向來貧富調劑甚勻。人民儉僕而好儲蓄。又爲世界之冠。淞滬戰作人民卽自動的請國債減息。緩期還本。而彌月之間。工商停頓。金融上初不發生險象。存戶向銀行提款者。亦不多見。凡此現象。任何國家社會。所少有也。苟政府改良公開。與國民共謀整理。以地大物博。觸處利源之中國。十年後何難爲第二美利堅哉。彼又誣

我人心浮動。秩序莫保。此則虛誣尤甚。蓋吾人之愛重秩序。實具天然之美德。兼秉儒先之教訓。又半基於家族制度。其義廣遠。今亦不論。唯論自一二八兵事發生。軍士則尊重租界中立。優遇友邦人民。工商界則靜默停市。忍痛誌憤。下至租界內向以強劫綁票籌聞者。至是反各息蹤。淞太崇沙各地。向多梟匪水盜。今亦斂跡。除備敵來攻外。第見比戶安堵。是亦任何國家社會所不能者。斯皆近日發現之實狀。爲諸友邦僑民軍士所親見親聞者。向日懷疑之論調。冷淡之待遇。當悟其皆日方浸潤庸受所誤也。而胥我前敵將士。艱苦禦侮。所博得者。吾人對前敵將士。當若何酬報哉。夫得此良機。與諸友邦。敦和修睦。互助交益。固世界和平幸事。若恃有外援。不謀自衛。則大乖箸者立論之本旨矣。按友邦雖真能助我。而日本亦必不聽從也。蓋自歐戰後。彼方驕亢恣縱。目中早無莠美。吾得證以兩事焉。一則英日同盟解散。自俄力弗東。英日同盟。莫無一利。而日有百益。在彼歐洲外交。家目光畢竟銳利。遂題議解散。當時

各西報論調。謂日方不知若何惶恐。必謀斡旋。然日人澹然處之。朝日新聞。載一論文曰。今日吾人不必發言。待到英人覺悟。再來求請時。吾人再以正論告之。其言外之意可想。又美之加弗亞州。排制日僑事。彼此爭持甚烈。政友會卽有吾國人非將畏懼美人心。洗滌罄淨。不能在太平洋立國之說。又云。彼持孟羅主義之國家。其菲律賓領土。實取之西班牙。將來有事。能禁他人之攻取乎。又云。援助菲律賓族獨立。我人亦當居一分子。

原书空白页

戰事拾零

十九路軍此次應敵。兵士不分晝夜。伏處戰壕。其建築工程。至爲堅固。壕面有鐵版或鐵條。更覆以沙泥碎爛磚瓦之屬。兵士居壕中。敵來應戰。敵去則閉留。聲機者有之。門牌者有之。吸煙者有之。時有鄉人以魚肉菜蔬饋饋。亦有農民農婦。取去生物。炊熟送來者。其爲人民親愛爲此。各軍官若旅團營長。則往于破廟爛屋中。每一房間。將地板敲起一半。卽就此挖一深坑。刨起之土。堆於四周。辦公則在有地板之半間屋中。若敵機來襲。則暫伏坑內。或下班時間。偶得休息。亦宿坑內。其艱苦如此。宜乎建此不世之功也。

自一二八至今日。作戰經月。十九路軍。無一退縮或奔逃者。惟羣以敵軍不來。無仗可打爲慮。一日有四軍士。送情報至吳淞。只攜手槍盒子炮。適見有敵軍十餘人。來自前方。我軍皆伏半身于水溝內。俟敵臨近。四盒子砲。猝起連擊。竟

將敵人全數擊斃。並聞中有一軍曹（司務長也）以遞送情報之兵，本無殺敵職責。且在寒冬，不惜伏水擊敵。其同仇之志深矣。

箸者嘗共一基督教士赴紅會醫院慰問傷兵。有兩兵皆廣東嘉應人同隸一聯。因奪取江灣跑馬廳受敵步槍傷者。一中左股與面部。據云前見一敵軍官立陣綫指揮。卽趨前以手機槍擊之。彼果應聲倒。正喜躍間。面部已中敵彈。然猶忍痛開槍斃敵方兩兵士。左骸復中一彈。遂不能立。仗吾友負之歸。而吾友左肩亦中一槍。（卽指與同聯之人）然仍帶傷負吾。故二人議定。傷愈後仍一同赴前敵拒寇。教士慰之曰。君鄉人。故患難相救。彼正色曰。不然。吾軍中此類事甚多。今日之戰。乃軍長至。火夫。人人氣忿不平。誓共生死。何必同鄉哉。又一帶傷排長。湘藍山人也。中炮彈。兩足並斷。醫生謂骨已碎。終成廢疾。然彼無戚容。惟頻問箸者。自動赴援之軍隊。有續到者否。箸者答以第聞政府已派援矣。彼搖頭長歎。遂不復言。計一月間。箸者凡數至各醫院。見我帶傷勇士。不下

五十人各有談話。述戰事頗詳。有已載入戰事日記中者。餘當於二集內續記之。

日俄之戰。日人攻旅順。陣亡至四萬人。世以皆驚其勇。然今日此風已遜矣。有一飛機。被我方擊落。駕機者爲田中中隊長。其懷中乃藏有神佛保佑牌。軍官如此。兵士可知矣。（此人已斃。其詳情各報皆紀之。）今縮印其牌子于右。日人自詡駕駛飛機之術。（前年黑龍江我軍戰赤俄時。彼朝日新聞論調也。）若何精能。然此次被我軍步槍擊下者。凡二架。德人惠生君。謂以步槍擊中敵機。使帶重傷墜落者。歐戰中亦不數數見也。

竹園墩鄉間。一農婦。方以水車車水。突有敵軍五人。自附近至。農婦大懼。伏匿車下。而終爲所睹。強曳出。將行無禮。適有我二哨兵。望見。急趨以進。先開槍擊倒一敵。餘敵遂向前還擊。此二人者。以一隱大樹後應敵。一由側徑。趨至水車下。將農婦救出。敵恐我軍踵至。隨亦逃去。社友子大快。適偕義勇軍書記董君

經過。方見農家夫婦。爭奉牛酒酬恩。遂得聞其詳焉。

江北苦力。有自敵中逃歸者。據云。被俘之日。敵令飽食。食既。引入一巨廈中。左以河沙平鋪。上臥兵屍。凡廿具。爲一排。彈傷皆由前面穿入者。先有醫生。截頭破腹。將臟腑取出。令苦力澆藥水洗之。洗畢。裝頭入腹。再令以鹽實之。然後袋入布袋。連赴兵艦。載之回國。其平臥地上之屍。則係彈傷穿入背後者。以其因逃避致死。或拋江中。或聚而焚之。是工在彼四日。所經手澆洗裝袋之屍。凡七百餘具云。

翁照垣旅長部下。一勤務兵。年止十五。在張華浜作戰時。曾以手槍擊斃一敵軍指揮官。聞爲彼方之中隊長。長官當加獎賞。拔升頭目。翌日敵再來裝。是幼年壯士。復奮勇應戰。擊斃敵軍數人。而以銳進。竟受砲彈陣亡。是真執干戈衛社稷者。當乞其姓名籍貫。爲立小傳。以表彰之。

閩北有敵方便衣隊四五十人。乘夜至虬江路菜市縱火。所挾皆盒子砲。手溜

彈。並巨量之炸彈。時已夜午矣。適爲我三哨兵架一機槍守路口者。見之。遂以二人伏路旁。破屋內。以一人抄捷徑回隊報告。其伏破屋內者。俟敵經過。已至菜場。始開機槍向其射擊。以衆大驚。向路口有備。乃向東竄去。而我軍已得報告。從義品里東趨至。遂迎頭痛擊。斃彼卅七人。餘更向西逃。又爲破屋中之機槍擊斃六人。所遺手槍炸彈。並爲我所獲。聞此三哨兵中主謀者。乃一湖南常寧人。年只十七云。

原书空白页

後敘

筆者編此記對國人具兩種希望。一則望各秉是非之公。二則望各勵羞惡之心也。吾人熱度弗能持久。善善惡惡朝百度而暮零點。一病也。論辨優劣好爲雷同。不就事實推勘。二病也。文人記者於國家故事不甚稽考。徒憑耳食黑白俱置。而青年學子又多誤信外人箸錄。以淆國故。三病也。卽論對外戰事。海通以來。並今日淞滬之戰。僅奏五捷。一爲光緒乙酉馮子林之驅逐法兵出鎮南關。長驅以復諒山。取北寧。而王孝祺陳嘉王德榜等佐之。遂廢賠款成約。保滇桂邊境。厥功至偉。馮粵欽州人也。今淞滬大捷亦出粵軍。其忠勇趨湘皖矣。然此諸君之名。今人已鮮有能舉之者。遑論戰績。一爲歐陽利見於鎮海海口。燬敵艦。斃法帥孤拔。此據浙人王舟瑤箸錄。宜黃符笑拈所目擊。薛福成筆記。則歸功吳杰。然詢之甬上老輩。皆是符說。二三爲甲午聶士成之克復連山。

關（俗名摩天領）斃日兵兩大隊，四爲馬占山之守黑龍江，斃日兵近三千人。五則今日淞滬彌月之戰，十九路軍與五路軍之苦功偉蹟也。目前之事，固談之色舞，往日之事，已等諸煙銷。以前例後，恐再踰數年，今年戰績，亦無人能道矣。或且爲近日某報社論論甲午戰事，代李鴻章辨護，而不知其無一語符事實也。（李鴻藻翁同龢入軍機，北洋軍已全覆矣。此乃以歸罪孝翁，可謂無稽之言。）所冀讀此記者，於自動奮起，孤軍衛國之十九路軍，感之戴之，於追縱禦侮之第五路軍，感之戴之，於義勇殺敵，斷脰不辭之士，傾資紓難，奔走提倡之民，亦感之戴之。而於阻害戰事，坐視成敗，或通敵賣國之奸，則深惡痛絕，永誌弗忘。庶幾功罪之跡明，而是非之辨嚴矣。至羞惡之心，本人人同具，特以是非不辨，遂因以湮沒。但治外法權關稅自主，各國所同也。而我不完，租界外路（日本國內任外人築鐵路如南滿濱越之類）各國所無也。而我獨有，津沽國地，乃不准本國防守，而聽外人駐兵。他如華僑之備受限制，外艦之出入

長江凡此犖犖大者，孰非國恥，默而不爭，固非羞悟，辱而不抗，亦非羞悟，激勵自勉，是在讀斯記者，因淞滬戰事，觸類而引申之。